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

【紹興六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於宮中親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已半眞可喜也。詔提舉淮南鹽事蔣璨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州之料角故命璨領之。

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吏部侍郎。帶御器械。

密副都承旨。直龍圖閣知建州魏矼充祕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

庚子。大理少卿張匯等言獄空。詔嘉奬。仍免表賀。十三年六月戊申。二十三年五月乙未。二十六年四月戊午。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三十年四月丙寅。三十一年五月庚辰並同此。匯、河南人也。

辛丑。詔湖北安撫司統制官覃敵見管水軍官兵等並撥隸侍衞步軍司。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樓炤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爲左司員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賞功文字。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續次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初。藻守吳興。被旨編緝。未就而去。會史館初置。乃用修撰官恭容禮言罷之。至是修撰范沖言。失今不就。事浸零落。可惜。乃先進藻一官。是月庚子。令接續編類。加賜史館修撰飛錢。官給筆劄。賜飛錢在七年三月。今併附此。左中奉大夫集英殿

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友聞卒。友聞子儻、俠既臣劉豫。皆仕爲要官。朝廷不奪其祿養。冀招來之。此以紹興

四年十二月詔書修入。友聞家居七年。年八十餘乃卒。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參議軍事。以張浚言。調發大軍。移屯淮南。乞選從官前來參議軍政故也。詔新除給事中晏敦復不候受告。令日下供職。此又與近日晉者建請相妨。左宣義郎左時充樞密院編修官。時自敕局改官。當罷去。故以樞屬處之。此又與今年四月己酉石公揆請相妨。既而省待次員。乃以爲御史臺主簿。八月壬寅。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荊南府。兼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荊南屢爲盜殘。庶興士卒。披荊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瓦爲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爲雄藩。

乙巳。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黎確並復徽猷待制。左從事郎新饒州州學教授孫雄飛爲樞密院編修官。俟左時到任成資日上。雄飛自館職罷去。遣又用之。此亦與石

公揆建請相妨。直徽猷閣知荆南府辞弼爲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武顯大夫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于鵬知鄧州。皆用岳飛奏也。

右朝奉大夫曾愷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兼宣撫司隨軍轉運。愷以親年高。辭不赴。夜地震。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上曰。知之。上天譴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上曰。頤浩之罪非爲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樗面對。言自三代云遠。學校貢舉之制。一切苟簡。故蘇軾有言。自政事論之。則策論詩賦均爲無用。誠篤論也。臣伏見進士之外。有博學宏詞。以表、制、詔、書、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爲十二目。實爲有用之文。然法須命官方許召試。彼一命之士。既有職業。則文藝之習。比之舉人。不能精專。欲望明詔天下。應舉人有願兼應宏詞科者。於科詔到後。以所業上之縣。縣上之州。州察其性行温淳。鄉評無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禮部。禮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學士院或後省看詳。文字典重。議論淵源者。報禮部赴試。西北人在行朝無州縣可以保明者。令清望一二人薦舉。其程試之法。略如見行條法。所取人數。臨時取旨裁定。甲選者免省試。行之數年。將見人材輩出。文章爾雅。可備朝廷選用。事下禮部。後不行。是日。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修武郎嚴安雅、廣州水軍統領右儒林郎范德沖以舟師與海賊鄭廣戰於新會縣之三竈山。賊乘風衝突。兩軍俱失利。官軍多死。安雅等皆坐貶官。八月已未行遣。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卽今費用浩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臣等日夜不勝惴恐而才力綿薄終恐上負委使又進呈軍器所事上宣諭軍器所初緣李志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因言志道夜間著帽而寢中夜起治事左手運籌右手書計不差毫釐是亦人所不及鼎曰惟其如此便非國家之福　禮部尚書李光引疾求去罷爲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權戶部侍郎王俁兼權禮部侍郎

己酉手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難厄敵僞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寤寐恫矜未知攸濟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讐滋彰乘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爲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創毋縱吏爲姦惟茲卿士小大協恭各祗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　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度江巡按故也浚以爲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入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喻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

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此以浚行狀增修。但熊克小曆繫之五月。恐太早。日曆浚奏。已擇定六月中旬渡江。前去淮甸巡按。

不得其日。故因遣中使遂書之。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王淵令先次額外供職。淵者、降授宣慶使德慶軍承宣使仍之養子。自言仍嘗提藩邸府事。昨從上皇北狩未回。乞用隨龍官子孫恩例。先次供職。故也。權中書舍人董弅言。閤門官係三十員爲額。不聞其有廢事。今淵欲挪員外闕以遂其私。臣未見其可。望寢前旨不行。仍乞自今應官司毋得陳乞額外挪添員闕。其自行陳乞額外官者。重賓典憲。輔臣進呈上曰。弅所論甚善。大抵僥倖之門不可開。開則不能復閉矣。遂已。進呈在是月甲寅。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謝亮卒。

庚戌。紹興府嵊縣令錢塘對移餘姚縣丞。塘馭吏嚴。邑吏二百餘人訟其過於府中。一夕逃去。言者論吏強日久。茲實亂階。不可不治。而塘不能潔己。徒務深刑。逢其盛怒。論決之際。渠水亦赤。恐難在任。望下本路憲司究實。擇清彊官對移。如有贓狀。自當按法施行。至是憲臣劉一止奏塘到官半歲。所決遣吏民三千七百餘人。而士民之言。以爲塘愛民不擾。皆詣本司借留。乃命承勘官司照會。

辛亥。張浚遣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行府諮議軍事張宗元來奏事。

壬子。上御正殿。疏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甲寅給事中晏敦復繳江東帥臣葉宗諤修建行宮畫一錄黃上曰敦復所論何如趙鼎曰近日民間多事若緩爲之亦無傷上曰極是要當以愛惜民力爲先他時巡幸粗庇風雨足矣於是鼎未欲上幸建康故對語及之事祖在今年五月丙戌按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蓋有所指也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命太常少卿何慤往都督行府撫問上召對而遣之左迪功郎祕書省正字朱敦儒改左承奉郎敦儒入館未幾上特引對而有是命直徽猷閣知鎭江府李謨陞職一等時都督行府在鎭江而謨應辦無闕故陞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言本司提點諸房文字王偉隨軍調發軍馬計備錢糧措置戰守首尾九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千餘萬制造軍器二百餘萬類試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詔許換給當制舍人言據上項所陳果皆成績則帥臣將佐監司郡守之事也提點文字使臣何預焉且此數事若有不及當行責罰則提點文字使臣必不預顯見欺罔朝廷冒昧官爵乃命依條回授白身陳佃特補右奉議郎張浚之撫師川陝也佃以言邊防利害授初品文階又以往關外軍前撫諭之勞改京秩至是行府關送尚書省指揮既易眞命遂以佃知廣安軍七月乙酉

乙卯觀文殿學士秦檜知溫州改知紹興府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添差江州兵馬鈐轄寇宏知黃州詔交子務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爲鑼本關子而榷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務受納錢物浩瀚若押印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

凡用見錢關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請。乞勒令分析。於是遂罷。

丁巳。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決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更無可擘畫。大率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蓋喜之也。況今日公私匱乏。望歲之心尤爲切至。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曰。少間當子細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早造得數年。即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地利。太上皇於斯二者。兼舉而無遺。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紹興之初。兵革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不能奉承也。肆主上休兵以來。博采羣議。遣使講求兵之屯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營田者。責之守臣。兩淮、荆襄、膏腴之地。墾闢甚備。行之數年。殆見公私兼濟。倉庾盈溢。羊牯十年之積。益有不足道矣。

右司諫王縉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自儆懼。特降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見浙江船渡。使臣阻節往來。回易收息。籠及柴薪物價。爲之頓增。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睿旨。浙江船渡。宜責邊江巡檢。回易宜取商賈情愿。民瘼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回易強市者。使臣停官。自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祠居湖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縉疏遂止。前二日。縉入對。嘗奏疏論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

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抑僥倖以靖衆志。薄賦斂以寬民力。爲長久之計。疏留中不出。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列八事奉上。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是月地震。手詔求言。勝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有自行朝至湖者。爲勝非言。大臣無所論。勝非始不信。後數日。邸報論地震一疏云。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浙監渡使臣阻節往來。諸軍回易擅增物價。能去二害。則和氣可召。災異自消。此應天之實也。於是降旨道使臣送獄。立法禁回易強市。勝非嘆駭累日。更不敢奏。時趙鼎作相。植黨如山。無敢言者。勝非所云。卽緡降出之疏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用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弗入對。論軍興以來。兩淮殘破尤甚。賴朝廷寬恩。未加賦役。故零丁殘民。漸有生意。望陛下念殘民撫存之急。察郡守數易之弊。將兩淮及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無事不許更易。庶幾流移漸歸。耕稼滋廣。數年之後。有以助朝廷調度之費。豈特一方之幸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宮者以三年爲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爲去計矣。況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菅治之心。蓋少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上諭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已。刑固不可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卿等於此。且更留意。鼎曰。近時贓吏雖不能依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來皆從貸例。而臣等亦多酌情依斷。聖人以爲罪疑惟輕。既無可疑。何爲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罪。而善人咸被其禍。七月甲戌。有旨沿江州軍。係太平、江池、鄂岳州興國軍。中興聖政史臣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刑。聖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貪一贓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勸。縱一姦民而天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爲仁。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用不犯于有司者。明於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遷善遠罪而不自知

者殺之利之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爲治其亦不仁之甚哉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遣金部員外郎霍蠡往岳飛軍前催督錢糧以飛言本軍糧乏故也忠翊郎湖南制置大使司親兵左部統領軍馬裴鐸遷一官兼閤門祗候用呂頤浩奏也先是郴衡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鐸與統制官步諒招捕悉平之吉州盜王權既受岳飛招安復自軍中亡命聚衆數百人爲寇鐸擊破之權棄仗遁去鐸本馬擴步曲以勞權授至是正命之鐸十二月乙未補正

己未祕書省正字李誼守監察御史誼特被引對論吏之臧否係乎人君之好惡其從違常係乎人君之賞罰嘗考漢書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書循吏傳十五人而出於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以是知吏之爲治皆視上之趨嚮爾願詔諸路監司選劾部內守令政績之善否其有蔽賢容姦者皆當坐以違制之罪詔下其章翌日遂有是命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淮西宣撫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李鑄除名邵武軍居住以宣撫使劉光世劾其竊弄事權蠹害軍政也七月丁丑降詔奬論

庚申右宣義郎趙佐爲太府寺丞佐汴孫也朝廷以其世而用之湖北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范寅秩言茶鹽之利常平之法專一應副國家大計州縣不得擅用比因盜賊累年爲害如本路州郡衷私移用或申畫朝旨特免監司支取朝廷一時取撥免年限或二年或三年有至限滿又展年限及有一面擅行

支用錢米盡淨。申乞朝廷除破。提舉官縮手坐視。不敢誰何。欲乞自今後兩司錢物。應申畫展限及除破。幷通融本州支用及截撥。幷一面支取指揮。並乞行下本司。覈實保明收支的確下落。委實要用及無可椿還。再行申明。方許依應。從之。寅秩、建陽人也。直祕閣知眞州趙尙之、左朝散郎通判眞州季洞並罷。洞仍降一官。二人不相能。交訟其不法。都督行府言二人別無贓汚。若令根治。徒使干連之人無辜坐獄。故有是旨。

辛酉。皇伯左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令廩爲閬州觀察使安定郡王。詔以曾布記熙寧市易本末及紹興以來奏對語錄眞蹟送史館。先是布子直寶文閣紆上布三朝正論。事見去年四月庚午。趙鼎奏令紆親齎布眞蹟赴行在。八月己酉。俄除知信州。令其子右奉議郎惇代齎赴闕。八月丙寅。既又改紆知衢州。九月丁亥。

未上而紆卒。十月戊辰。至是始以其眞蹟上之。紆言。先臣以直道事三朝。知無不言。自紹興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倡爲傾搖廢立之議。而蔡京、蔡懋等附會增飾。致滔天之謗。上及宣仁聖烈皇后。獨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至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祚。欽聖獻肅皇后垂簾之初。親於簾前稟問本末。欽聖聖語力辨謗誣。至云。寃他孃孃豈有此意。親書記錄。首尾具全。欲望聖慈宣之外廷。付之史官。考驗眞蹟。修定信書。除四十年蔽蝕之妖。正千萬世是非之實。詔付史館。仍遷惇一官。賜銀帛百

匹兩。八月戊辰。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熊克小厤。稱吏部郎官黃祖舜乞堂除縣令。按祖舜今年七月始自監丞遷屯田郎官。克恐誤。翰林學士朱震言。竊見陛下念虔州之民屢干邦憲。選任郡守。使牧其民。固已得治虔州之策矣。臣謂虔民弄兵。其說有二。越人勁悍。其俗輕生。見利必爭。有犯必報。農事既畢。則徑度潮、梅、循、惠四州。驅掠良民。剽劫牛馬。此其一也。自軍興以來。守令多非其人。政令苛虐。科斂無藝。小民無告。橫遭荼毒。互相扇動。遂萌姦心。徒黨浸多。乃成巨盜。原其本意。豈願屠戮。自取滅亡。良由吏失其職。奉法不虔。激之使然。罪至不赦。此其二也。凡虔之民。均是人耳。烏有不治者。臣願詔孫佑令到任條具本州及諸縣官吏有貪墨無狀。巽懦不職。無益於民者。一切罷去。聽佑選擇慈祥仁惠之吏。忠厚愿慤之人。異時治蹟顯著者。咸以名聞。朝廷優加獎勸。或令再任。宿弊盡去。人樂其生。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臣又願陛下詔樞密院。令於潮州安泊一軍。以斷賊路。今韶州已有韓京一軍。賊度嶺欲寇南雄、英、韶等州。則有所畏憚矣。如別置一軍屯於潮州。姦盜之心。自息於冥冥之間。不待誅鉏勦絕。而老盜宿姦。心知其不可爲矣。至於本州掌兵之官。亦乞選用立功邊徼有名於軍伍者爲之。如是而三年不治者。未之有也。時新除守臣孫佑方入辭未去。乃以付佑焉。侍御史周祕言。臣近見川陝宣撫司屢以糧運不繼聞

於朝廷。而四川總制財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孰是也。今漕司之所較者。惟船運之費而已。且以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四貫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稅戶自陸路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於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於稅戶自運之費。水運稍遠。其行雖遲。而所費至少。陸運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宣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爲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爲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臣以爲大將爲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闕絕。固其所當慮。漕臣爲陛下臨治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饋運。則但當責錢糧之辦足。不當問搬運之遲速。但當前告以期限。不當取之於倉猝。協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特命川陝宣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爲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於一季前應辦。其水陸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寬於民力。詔制置大使席益相度聞奏。

壬戌。顯謨閣直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與義、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傅崧卿、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董弅並試中書舍人。與義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不俟受告供職。故事。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爲序。弅奏與義、崧卿皆故官。乞依宣和故事。以除日爲序。上許之。（弅奏在七月己巳）　與義嘗爲給事中。服金帶。至是更服舍人服。上諭曰。朕當以卿爲內相。　左朝請大夫陳公輔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用范沖薦對

也。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張體純罷。體純初爲張浚所辟。令年四月癸卯。吏部審量當敦減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體純以助軍補官。上書赴殿試。便宜改官。皆不由格法。畏避討論。遂隸名軍中。望罷之。令浚改辟。上曰。當如所請。豈有不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爲大將幕屬邪。於是體純依例追四官。改正出身。而體純在浚軍中如故。體純追官改正日扆無此。明年正月十八日。體純自右承務郎用淮西宣撫司功賞轉官。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南陽郡開國公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遺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趙鼎奏得浚書云。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左行史郎范如圭爲祕書省正字。如圭、建陽人也。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賜謚忠肅。故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謚莊愍。皇祐中。儂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爲之請。至是賜之。日扆六月十三日廣東經略司奏。乞爲二人賜謚。無帥臣姓名。按連南夫今月十二日方辭免。不允。則曾開所請也。

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

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轉運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一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前舉成都路漕司就試者三千餘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就試者一千餘人。解三百人。益請於朝。故有是命。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事見建炎四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

【紹興六年】秋七月 案是月己巳朔。翰林學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民多流亡。今夏又復旱。而一路連與大獄。無辜就逮。死於狴犴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疏放。詔本路憲臣躬親巡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南已得指揮從之。

辛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孫近言。見行宮制學士二員。今已有學士朱震、直院陳與義。乞罷兼職。不許。起復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酒務。先是韓世忠遣桷陳乞淮陽功賞。而桷以空名印紙增塡。其從行吏士冒賞者衆。爲世忠所劾。故黜之。是月丁丑降詔奬諭。既而桷言當待次之官。乃許持餘服。九月己卯得旨。

壬申。大常寺少卿何慤權尚書禮部侍郎。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措置營田王弗行屯田員外郎同提領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制曰。嗚呼。爲君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中原未復。不可去兵。而再三發輸。民力已困。旰食宵衣。凡以爲此。日者頒營田之政於四方。而未有大效。孰能爲朕趨時赴功。以紓兵民之急乎。爾才力治行。有聞

於時。爲郎田部。知其曲折。其以少農。遂董斯政。吾將循名以責爾實。其惟勉勵。克就爾庸。時議者以張浚出師。故專置一司措置。於是賓等乞再給錢三二十萬緡應副支用。每十莊募土豪充監莊。假守關副尉。與免身丁。依軍中例行劵。俟秋成日。比較所收最多者正補。每縣增置十莊就緒。令尉各減磨勘二年。州縣官避事便文之人。許本司劾罷。皆從之。今年八月甲辰降旨。

詔川、陝諸州應奏及刑名疑慮等文案。許制置大使司酌情斷遣。用席益奏也。

故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繪、故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公紀並追封郡王。二人皆士林子也。宣仁聖烈皇后之上賓也。二人以遺恩自防禦使升拜留後。公紀先卒。及免喪。公繪乃除節鉞。至是其子世則數以悼、卞沮格遺恩爲言。遂有是命。公繪紹聖二年十月建節。

癸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尚書。

直顯謨閣提點台州崇道觀張燾守起居郎。右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守起居舍人。本中以范沖薦召還。未入見。詔曰。本中學術淵源。本乎前哲。文采聲譽。絕於搢紳。更歷險夷。遂爲耆舊。可特賜進士出身。遂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仲試太常少卿。吏部員外郎王迪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詔新法綾紙度牒。除換給使用外。今後更不給降。應童行試經並權住三年。仍自今年爲始。先是令諸路僧道人輸綾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批度牒事。日厤不見月日。劉長源此日所上封事已言之。則指揮必在此後也。當求他書參考之。

甲戌。試尚書刑部侍郎呂祉、給事中晏敦復並試吏部侍郎。祉仍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左司郎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耿自求兼權給事中。尚書司勳員外郎程克俊、左朝散郎黃次山並爲吏部員外郎。左奉議郎范璿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璿知甌寧縣甫踰歲。士民言其治狀於州。乞再任守臣。魏矼以聞。上召對而有是命。

丁丑。安定郡王令廡同知大宗正事。軍器監丞黃祖舜守尚書屯田員外郎。時王弗在建康。故中書引六曹郎官差出近例而命之。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論唐郭子儀、渾瑊皆於唐室有大功。而恭慎抑畏。故能以功名終始。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弊。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冒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以俟誅戮。小心恭慎。有足嘉尚。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日之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所加。足以勸有功。凡勳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戰士宿飽而競於立功。則強敵不足滅。而恢復可期矣。故有是賜。淮南事見六月己未。淮東事見是月辛未。

戊寅。樞密院奏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兼都督行府都統制沿海制置副使馬擴丁母嘉國太夫人田氏憂。詔特起復。日下依舊治事。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言比都督行府恭稟聖訓。措置科斂之弊。以寬民力。內州縣賣官告。除大姓全戶承買外。如糾定衆戶湊數請買之人。雖已均敷。若未曾送納。並截日住罷。非陛下勤恤民隱。何以及此。然全戶承買。雖曰勸誘。實出科敷。欲乞以承買納錢者。

令諸縣別置簿籍。他日如有科斂。卽令參照。不得更敷。令以次得及之家均出。（漢敷事不見日厭。因公揆奏表出之。）公揆又訪聞營田人假官勢力。因緣爲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蓄水之利。強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羣起攻之。以爲盜。斯民□□。有失朝廷本意也。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耘鹵莽。欲償其費。奪民之稼。以爲己功。侵漁攘劫。無所不至。望下營田司預行戒約。皆從之。

己卯。翰林學士朱震乞廢靖州爲縣。上曰。前朝開拓邊境。似此等處。尤爲無益。趙鼎曰。非徒無益。且復傾數州事力。供輸不暇。至今爲害。上曰。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倘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用。當時首議之臣。深可罪也。乃命本路帥司相度。後不行。（日厭。震劉子以此月已丑行下。疑是差十日。）

尙書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行左司諫。公輔甫至行在。上召見而命之。監察御史黃珪罷爲尙書刑部員外郎。御史臺主簿閻邱昕守監察御史。故奉議郎贈直龍圖閣張廷堅加贈右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恩澤。以其家援例有請也。

庚辰。宣慶使明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鋩。意其未戢。力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寖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輩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僞齊錄載僞詔云。江南依前做效宣和間所爲。寵任內官馮益等。令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妾并鸜鵒鸚鵡之屬。與馮益藥等。蓋卽綱所得也。臣謹按日厭。上一聞益交關外事。卽斥去之。則豫之

詔問聖德。可謂無忌憚者矣。其書頗行於世。故不可不詳辨。

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誅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正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此以日厤及趙鼎事實。喻樗記趙鼎逸事。參修。但樗所記。謂鼎與張浚同進呈。則誤。按此時浚在淮上。疑劉綱自行府繳奏而鼎進呈耳。熊克小歷稱趙鼎意益未戢。言於上前。今參考書之。

辛巳。都省言。人戶典買田宅文契。昨限半年投稅。仍免倍稅。又斷罪人戶。往往樂於輸納。今聞倘有未曾趁限去處。蓋緣原降指揮出限別無約束。詔更立限半年。元降投契指揮。日厤未見月日。

是日。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荊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準備將趙樽等偕從焉。彥未至鄂州。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使人邀請艤舟相見。彥許之。而俟風順即解纜張帆下鄂渚。其疾如飛。飛岸觀其過舟。歎服久之而去。熊克小厤。六月壬子。詔荊南府依例帶湖北安撫使。時已召襄陽帥府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爲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潼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逆。其將言王大尉未有去意。弼徑趨入境。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乃出交政。仍赴彥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弼竭幣犒師。彥遂統之以行。按荊西先除薛弼。六月乙巳。改用王庶。所謂帶經略使者。乃庶也。但此時庶未到。而弼先至荊南交割耳。所云彥未有去意。及八字軍不樂赴行在。他書皆無此說。更當詳考。

壬午。左承議郎陳康伯行太常博士。

癸未。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淮西宣撫司參議官韓璡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以張浚言。見修濠州城。須官措置移運也。

乙酉。責授忻州團練使王仲嶷復左中大夫。與宮觀。仲嶷上疏稱述宣仁聖烈皇后定策之功。且訟父珪不忠之謗。故有是命。

戊子。侍御史周祕乞諸路疏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贓。合用供證者。本身雖無收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按劾從之。初。上既從朱震、王縉之請。命諸路釋拘繫之人。而祕謂命官犯罪。先推干證。今一概釋之。恐獄吏舞文。縱釋贓吏。故有是請。後數日。中書舍人董弅復言。諸路見勘命官公事二百二十四。其間姦贓不法等罪。爲數百二十有一。有及三四年未決者。干連禁繫。死於狴犴。不知其幾何人。望令諸路憲臣詳加檢察。按其滯繫。以副陛下欽恤之意。乃命刑部申嚴下行。弅奏請在八月丙申。

癸巳。詔川陝監司守倅內。係宣撫司便宜所差。未受朝廷告敕之人。日下並罷。用都督行府奏也。行府又奏。宣撫司自罷黜陟後。以雜功遷轉將士。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取索改正。若委有勞績。令所屬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賞。內有出川歸部之人。令吏部依濫賞條具申省。皆從之。　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郭浩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邵隆知商州。並

以所部軍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陝宣撫司。仍令隆聽浩節制。經略商虢。令均房安撫使柴斌俟浩至日赴都督行府。涇原經略使楊政兼權利路經略使專管本路戰守軍馬事務。翊衞大夫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令再任。用席益奏也。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兼淮南漕運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兼行府主管機宜文字提領市易務張澄陞直寶文閣。充轉運使。他職如故。直徽猷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進職二等。忠翊郎閤門祗候吳扶、忠訓郎吳撝並爲右承事郎。扶、撝皆玠子也。

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愼選監司郡守。以爲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否。但嘗留意宰相耳。（鵬舉再任廣德軍在是月己酉。）詔營田課子除椿出種子外。且令官收四分。客戶收六分。次年已後。即中停均分。自今請佃官莊做此。用都督行府奏也。

乙未。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蔡安骥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名爲宗。世補環衞官。以奉祭祀。著於甲令。然自艱難以來。宗籍散闕。所存無幾。立嫡以繼。漫不可推。今諸王之祀。十年不供。願詔有司。考諸王之世。酌情之宜。選屬近而行尊者各一人。補環衞官。襲封公爵。奉祀不怠。詔禮部討論。權戶部侍郎兼權禮部王

俁言太常寺令封爵以嫡而安疆所乞屬近行尊一節不應襲封條令難以施行事遂止是月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大略謂今內侍猶以奢侈相勝賓友燕集尙有宣政之餘習遠而將帥各以富貴自矜財用節於陛下之一身所省幾何而蠹於天下安得不匱高祖親奪韓信兵柄於成皐光武躬拒尋邑大敵於昆陽繫海內之望消未萌之釁不得不爾也獻帝則失之矣曹操威望隱然震赫而天下拒曹漢鼎潛移矣豈非獻帝不能收攬威福之柄所致歟今日之事若諸將過江分道並進臣願陛下移蹕建康親臨六軍料敵督戰非常之功盡歸陛下四海之望復安往哉西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唐太宗分置府兵而關內居二百六十有一蓋祖平定天下養兵止二十二萬而京師十萬餘皆明乎內重外輕強幹弱枝之勢也今禁旅單寡將領怯懦卒有蕭牆之變何以待之欲乞以五大將軍各取五千人更番直衞在諸軍未爲妨事而禁衞益二萬五千人則心腹無患矣仍別選智謀威望可以服衆忠義誠實果於衞上者爲殿帥庶幾首尾無顚置之失侍從之官其任宜久今也凡應是選權侍郎者多不俟及二年而改除除正任者多患久次而求去其請外也不在於方權之時而常在正任之後皆爲身謀也非爲國計也欲乞重侍從之選必可與共圖興復之人然後用既用矣非有大故弗聽便私而去苟故爲異議以冀退罷亦察其姦而明正典刑以爲背公營私

之戒以近事觀之如造交子賣戶帖批度牒或方行而遽罷或既行而旋易大抵皆因一人建言以爲可行而遂行又因一人建言以爲不便而遂罷雖見否而革尚愈於遂非而不改然政令之不一所損於治體亦多矣欲乞今後每創有建明事送尚書省集侍從臺諫本職官會議委侍從官一員同右左司董其事謂之審議司具可不可之因以稟宰相宰相判其是非取旨而行若猶有疑焉不憚再議必歸於是而後已今諸將行軍喪師失地則未嘗有罰收復殘破之空城則等第推賞以目今在蜀一軍言之一年保守和尚原朝廷賞其功矣大將增封加爵而全軍轉五萬官資又一年復失和尚原大將不聞有敗績之責而餘兵不復褫一官一資是以敗爲常以無勝負爲功不復爲恢復之計矣今乞大明誅賞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使人人知所勸畏則功無患乎不成今諸大將爵居師保之尊權視輔弼之重擁強悍之兵以自衛奪生靈之財以自豐所欲賞者雖無功人得冒處而不疑所當罰者雖有罪彼且保全而不問大臣畏避而不敢斥諫官指陳而未嘗行方茲多事未可卒治臣願陛下以漢高祖、武帝、先主爲法以唐明皇爲鑒徐以計銷其勢使之由而不知庶無肘腋之虞矣自古取勝之兵在精而不在衆今天下之民力困於養兵而兵籍之數類皆無實且以蜀中論之都運趙開應副關外軍糧紹興五年之數比紹興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四年一倍每歲倍索稍有稽緩直申朝廷遂云誤國夫糧所以贍兵必兵倍增然後糧亦倍增未聞其逐年益兵也度其私心蓋謂倍索糧數必有虧額恐因寇至兵潰欲移罪於漕運之臣其自謀則善矣如社稷生靈何臣愚欲乞選擇文武官各一員按閱諸軍之兵其有年五十以上者汰之雖

年未至而有疾者亦汰之則勇者存而怯者去怯者並押送營田所收管願歸農亦聽歲用之費必十省六七矣今大將統兵各十數萬號令不行士卒不練賞罰不明欲乞詔文武有學識通曉軍政之人考古兵法可施於今者勒爲成書頒之軍中上下遵守庶幾兵皆可恃動而成功陛下施行臣所陳汰羸兵之冗食去軍帳之虛名廣克儉之風行勸農之實而又減宮祠之俸察軍功之濫省不急之官則用度節財有餘斂取有經矣凡官私之須莫不出於農奈何閱日寖久上之人無一語及農非特不勸督也又從而推沮之接送官吏之上下農也在任者給親朋之負重農也遞兵不足而般運官綱亦農也一方有警而負兵器齎行糧亦農也至若公家賦斂私門租課一有不足或械之囹圄或監之邸肆纍纍然如以長繩聯狗彘獄吏執箠而隨之路人洒涕爲之不忍而州縣恬然不恤爲民者何苦而爲農乎今殘破州縣不耕之田豈可勝計流民散徙而爲盜賊盜賊招安而爲官兵官兵復仰給於縣官田野半空賦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衆上下困竭職由此也比者朝廷建營田之官行營田之政施之淮南固亦宜矣若兼行於遠近州縣則民之復業者爲營田之兵所擾是以欲歸者不敢被擾者復去非特無益而又害之欲乞營田只行在江北所有江南民未歸業處詔守令誘勸百姓歸業有力者令其自營無力者官爲假貸以招復逋逃勸課栽植之多寡爲守令之殿最如是則田野闢而倉廩實百姓足而國計豐矣民爲邦本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欲令得人其術有五曰遴選曰重權曰量才曰久任曰勸沮不拘資格必惟其賢在內委省郎以上在外委監司知州歲舉一名注籍吏部有闕照鄉貫路分差注仍赴堂審驗然後給

敕委縣令稽攷佐官之勤惰。上下半年申州及監司。稍假以權。俾佐官協力逐路審訂煩簡。分爲四等。應舉官充縣令者。亦等別之。盡以三年爲任。未滿不得遷。已滿而民願借留者聽。再任凡成任。則具攷課條中事件而別爲三等。政績優異者。擢以省臺寺監之官。次則與增秩。次則與減年。政績無聞者。退歸選部。不得復任縣令。貪冒無恥。則放歸田里。永不敍用。行此五等。而縣令不得人者。未之聞也。長源書凡六千餘言。其大要如此。　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事六院倉場庫務編修删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別與差遣。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塗。自郎吏而上。莫匪遴選。其下則有寺監丞一等。蓋以待資望未深初召用者。率三四人守待一闕。使其才可用。將試之於數年之後。是姑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略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遲羈旅。終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迪功郎權滁州軍事判官林珣特改右承務郎。以薦對也。

權戶部侍郎王俁言。近年以來。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翫習太甚。恬不爲意。且以事干財用者言之。有坐待措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賣錢數是也。有責令椿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實者。逃閣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立額。擅使獻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舉催。他司究治。鄰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於懈慢。或出於無術。故頑者付之以不報。黠者雖報而不盡。其視符命。蓋蔑如也。欲望明詔大臣。應諸路監司廢弛鹵莽乖謬出限違欠等事。令六曹類聚申尚書省。委官看詳。擇其尤甚者。顯責一二。其餘嚴立之期。尚或稽違。必罰無赦。庶幾少儆外服。以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尚書

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黜責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腳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間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還爲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尚書省

己亥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爲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祀乏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卹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目今止有族曾孫宗召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召權主光祀特與添差就近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絕如此朝廷特恩不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穎爲嗣而穎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沖令編類進入沖言光平生紀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有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卽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卽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

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於是沖裒爲十册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囊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於台州年三十七訃聞贈特進輟朝二日令所屬量給葬事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之　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二聖北征遠在沙漠願陛下跬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父兄之讐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姦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削平僭亂俾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庶幾復還兩宮得以盡問安侍膳之禮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誠意惻怛孚於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節凡一金之細一縷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猾胥並緣爲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罰而勿赦儻能體國愛民撫循不擾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庶幾與民休息盡罷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於此願陛下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三品服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　白身穆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州都酒務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敵情來告故官之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上親試

射六發四中。直祕閣王庭秀卒。

辛丑選人文旦循二資進士崔岩補上州文學。岩、子方子也。先是上遣中使持子方春秋解命學士朱震校正。而中書以旦所上春秋要義付震看詳。震言旦博採衆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學。積之歲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學。專意著述。自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尙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故有是命。子方已見建炎二年六月

癸卯。徽猷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等。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徽猷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先是開復興制置大使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竝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運司錢。就果、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赴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爲要切。欲乞自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處。量人爲出。公私無由困弊。卽今公私俱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悉言開與玠、益不可共事。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子羽自川陝歸。言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屯田。以

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宣撫使劉子翼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欲以其軍屬子羽。子羽辭。乃命出守。熊克小厤。載此事於明年四月末。蓋誤。

甲辰。手詔曰。迺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爲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爲人之弟。而鴒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埸多虞。遺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七。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茲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來歸。浚到行在未見本日日厤。八月九日甲辰。張浚放告謝。蓋浚以內引。故修注官不書也。

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地。僞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皐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帥。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趙鼎事實曰。是秋探報實有南窺之意。乃議前期幸平江。就近應接。張浚先在江上。已令張俊城盱眙。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堅欲爲之。鼎以其行府措置。不欲力爭。每爲上陳其利害云。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卽申奏行在

所。修武郎王恪爲閤門祗侯知隨州。海賊鄭慶、鄭廣並補保議郎。慶受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差。

乙巳。詔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潛以所部精銳千人扈從。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府彈壓。兼治殿前馬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慤引嫌力辭。故有是命。左朝請郎知巴州句濤爲尚書兵部員外郎。濤、新繁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沖薦得召。濤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祐之法。次舉元祐之政。既用其法。當究其意。既究其意。當行其實。上稱善。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爲巡幸隨駕都轉運使。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趙甡之遺史云。秦檜爲行宮留守。張浚薦之也。初與孟庾皆除留守。而同爲觀文殿學士。庾以先除。欲居檜上。檜曰。檜嘗爲宰相。公執政耳。檜宜居上。爭久不定。奏取旨。乃以庾爲副。案二人同日詔景靈宮並除。而檜先入謝。庾後數日方至。又除目已帶同字。八月丁巳續降旨。秦檜孟庾並日下供職。與甡之所云全不同。當考。

神御令溫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

軍師爾其愼守封圻嚴戒侵擾庶共乃職謹俟朕行是日湖北京西宣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右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黃潛厚卒詔侍從官吏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俁先往平江措置於是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沖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弅工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監察御史趙渙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編修官孫汝翼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少卿林季仲博士黃積厚皆從仍以大中兼權吏禮部尚書霈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祕與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錡與管軍解潛同總禁衞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員外郎范直方皆爲行府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按耿自求此時以左司兼權給事中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鎭江府世將引疾乞祠章再上乃命出守

庚戌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訖以聞從之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徽猷閣待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爲漕臣逢汝霖等所劾詔南康軍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詆汝霖等不法至是獄

成。法寺當昌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秉義郎以鄧洵仁邀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爲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事初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鑾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羞之俸。不過隨宜。竊恐所過州縣。帘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爲己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爲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爲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爲陛下收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爲說。其所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爲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爲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

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於温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湛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餘人杖一百。有蔭人仍不用蔭。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間如此行之。（日厤無此。今以十月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尚書省應給降敕劄。並依舊式。給降內敕。添用中守階銜。六曹諸官司申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請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房舍進入用寶降奏出狀。不俟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按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脫誤。）直徽猷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扈駕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皆所未暇故也。左朝散郎馮楫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庾入見。命坐賜茶。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理宜優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韋淵爲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

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貳石。戶部勘當到事理。日麻不書。今以九月十七日玉緒乞不收頭子錢劉子并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別立米價指揮增入。

白身吳琰補保義郎。琰、玠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是日。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爲去取。不可狥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爲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元齡爲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爲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郤芮有謀弒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迺復中宗之良佐。況不爲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臣嘗究前代明君之選任賢臣之進戒。唯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爲要。凡親賢臣。遠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辨小人。遠賢臣。則國無不衰替。其所謂家世實不繫於人才之賢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日以亡隋。而其智反足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爲治。可使爲亂。其故何哉。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爲吾之用。則其爲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臣敢併持是說以爲獻。伏冀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爲先。而濟以駕馭之術。勿拘於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

內智能才德之士使四面交歸不復它往則賢者皆無遺而治道興矣

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況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爲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於天幸逃族誅今曰正使子孫眞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眞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不知何以去遠小二字）制曰御史耳目之寄自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學術膚淺嘗謂其恬退不競擢寘臺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一付之公議汝爲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惡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昏憒無知也乃若引用事實尤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宜處斥歸銓選往莅權征循省之餘勉思學問（熊克小麻止稱上殿官劉長源蓋不考眞爲御史也）

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正有識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榮州刺使兼閤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爲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仍與右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進義校尉陳晟爲承節郎以都督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珪還朝乞推恩也武節郎王逵除名虔州編管逵崑山人以朱勔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詬

冒邑宰法寺當私罪杖。該恩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責。右奉直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安邦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左中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賈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句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虛負罪責。而撫論官劉子羽等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目。稱邡端坐解宇。一向弛慢。故貶。

壬戌。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爲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留守孟庾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賜衣帶鞍馬。而庾亦以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講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旨。　詔左司郎官樓炤兼權中書舍人。書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楫兼權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並行宮職。馮楫兼職。據楫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辭免轉官狀結銜如此。而日厤不書。當求別本參考。

是日。僞齊遣兵掠鄧州之高安鎮。於是守城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韓遹坐降一官。遹十一月壬辰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

觀文殿學士行宮留守

秦檜言。伏覩陛下親御六軍。往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猥蒙召用。切願扈從鑾輅。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敵累年。敵國詭計。稍知一二。賊豫狂謀。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孟庾有已試之效。其人詳練慎密。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　祕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直徽猷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成言父老乞侍養故也。　右中奉大夫和郴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捕獲宜章土寇之勞免文解。而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言。祖宗以來。監使知通親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革冒濫。乞申明行下。和卿遂罷。

甲子。廢白州爲博白縣。隸瓊州。龔州爲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儐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韋淵特許赴行在。　是月。詔權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萬有奇。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五十六萬有奇。乾道六年三月癸丑立額。

厚之元孫也。之元眉山人。故少卿。敦厚上書。以文集行狀修入。而不得其時。按今年六月下詔求言。八月張浚始自行府還朝。且附此月末。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政、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上已登舟。詔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　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補下州文學。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也。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偫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匯言渙之和借塗金溺器至十收。辦衙士五千人食用肉直千緡。而止償民三分之一。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己巳。次阜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得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爲我用。上曰。斯民

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上次秀州。直祕閣王□□□並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權殿前司公事解潛、帶御器械提舉宿衞親兵劉錡各罰銅八斤。坐以不經御史臺印驗旗號舟船。於禁衞內乘使。爲侍御史周祕所劾也。起復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摧鋒軍統制韓京領和州防禦使。以掩殺嶺南諸盜之勞。故有是命。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次吳江縣。平海宣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整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行宮供職。是日。僞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筠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巑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自留得其陰謀。孝純書云。劉挺訪臣曰。有人自兩浙來。攜宋帝御書云。酷好黃庭堅墨跡。□□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黃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道等效學。務令精肖。不久與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七首徼行二浙。以庭堅之書。取媚於陛下。得以肆其狠毒矣。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爲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旦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爲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又言。豫遣使封廣王。事見三年九月乙卯。羅誘上南征議。事見四年七月。盧偉卿乞師。李成獻策。事並見四年九月。徐文犯通泰。事見三年五月辛酉。防俠士。禁商販之可爲軍器者。並見前。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

勒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爲內應以贖前愆惟李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故孝純及之孝純所上之書僞齊錄有之不得其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於今十年以年計之當是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西犯皆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豫未入犯之前今且依徐夢莘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

書首稱僞尚書左僕射按僞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僞相乃劉麟張昂爲之姑附此俟考

癸酉上次平江府以水門隘不通御舟乃就輦於城外百官朝服乘馬扈從至行宮賜百司沐浴三日

甲戌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乞赴行在扈從優詔不許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上特宴世忠令入內內侍省都知黃冕押伴上督世忠進兵世忠不從此據趙姓之遺史日厯不書世忠入見但于今月十五日書世忠辭免御筵今併附此

起居郎張燾兼權給事中秉義郎郭彥卿忠翊郎行營中護軍準備將韓瑤並爲閤門祗侯以彥卿自北來歸而張浚言瑤向其川陝宣撫司嘗獻陳法頗有可采也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添差洪州兵馬鈐轄王才令再任

戊寅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撫問江東淮西宣撫司諸軍家屬之在金陵當塗者詔元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對

己卯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斂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今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眞有愧也

詔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與制置大使司及川陝宣撫司行移並用申狀。書檢不繫銜。始趙開於兩司並用申狀。至是改之。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骹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卽令醫者診脈。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詔臨安府百司移行並增行宮二字。行宮留守司奏。以祕書少監吳表臣兼參議官。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兼詳議官。祕書省正字胡珵兼主管機宜文字。又請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趙令結並兼幹辦公事。大理寺丞吳彥章準備差遣。皆從之。復一以十月己亥令結以十月己未。彥章以十一月庚辰奏辟。今聯書之。詔四川應上供內藏封樁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都轉運使李迨請也。一曰。封樁禁軍闕額錢。二曰。減罷吏人請受錢。三曰。耆戶長雇錢。四曰。經制頭子錢。五曰。贍學租課錢。於是樁撥提刑司錢八十九萬。後四日。迨始辭行。

辛巳。詔龍圖閣直學士汪藻所辟編類詔旨官二員。並理在任月日。俟成書投進日。比附自來修書體例。取旨推恩。右朝請大夫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直祕閣。以樞密院言。聰問在閩中招捕海賊鄭廣宣力故也。又賜福建安撫使張致遠詔書獎諭。致遠賜詔在是月甲申。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沖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爲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哲宗皇帝寶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

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爲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爲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沖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卻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鑄行在所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印。　岳飛以孤軍無援。復還鄂州。　是日。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因辭新命。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敦遣。焞始就道。固時已有罷命。俄除知開州。固除郡在十月辛丑。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　詔嗣濮王仲湜、安定郡王令廬交互赴行在。　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行宮戶部賜帛寵之。自昭、江山人也。　直祕書淮西宣撫司參議官李健知宣州。　降授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彥欽知婺州。降授右朝奉大夫直祕閣范正己知衢州。彥欽等始爲吳玠所劾。送潼川府治罪。而中書言別無合勘理事。故以郡守處之。事祖在去年閏二月。　是日。左司諫王縉入對。乞江、浙人戶預以米斛折納紬絹者。抵斗交量。勿收耗。凡頭子糜費之類皆捐之。翌日。如所請行下。時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以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閒。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閒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縉疏在此月而不得其本日。因縉上殿附見。

乙酉。詔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權都督府參議軍事王彥免持服。彥行至鎮江。遭母憂。上疏乞解官不許。仍趨還引對。時左武大夫康州刺史种潾爲彥中軍統制官。從至行在。詔潾領文州團練使。亦以金帶錫之。潾師中子也。彥入對。潾遷官。並在十月丁酉。

丙戌。故左宣義郎石芳特贈一官。芳元符末爲太學正。坐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停官。與元府羈管。至是用其家請而贈之。詔宜州守臣兼帶提點買馬。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戶部侍郎王俁等上紹興重修祿秩新書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鏤板施行。詔俁落權字。敦復與離所提舉詳定官各進一秩。凡所刪定官。遷秩者一人。選人改京秩者五人。其後俁再辭。乃止遷一秩。三省戶刑房已下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俟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壻也。故改命之。尋詔子諲與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俞俟兩易。子諲乞還政。不許。子諲與俞俟兩易在十月庚子。乞致仕不允在戊申。今聯書之。

命戶部員外郎霍蠡就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一軍錢糧。左承議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計有功充都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

己丑。徽猷閣直學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趙子潚陞寶文閣直學士。以中書言。子潚應副岳飛大軍及行

府官兵錢糧無闕故也轉運判官逢汝霖令再任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　有學行累召不至右朝請大夫知處州呂丞閒直祕閣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悆直徽猷閣知衢州吳革各進一官以三省言丞閒等究心郡政吏戢民安故也　溫州進士張頤召赴都堂審察頤瑞安人以歲旱民饑率鄉人就陶山湖之側築陂儲水溉田萬餘畝小民就食者且千人龍圖閣學士章誼時守溫州上其事於朝且言頤素有文行衆所推許乃有是命

庚寅直祕閣秦梓知臺州　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言竊見祖宗以來內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願詔天下諸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足禁衛兵額次招上中禁軍仍寬以數年之限歲選強壯及等之士以充其額詔樞密院措置　是日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僞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爲己有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金太宗晟以爲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及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爲援且乞先寇江上亶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封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敝況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濬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僞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改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兵

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鄴爲行臺右丞講議軍事戶部侍郎馮長寧爲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蒙李大諒征蒙記成此時爲僞中侍大夫安化軍承宣使知鄭州）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僞詔牓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金兵來寇主管殿前司公事楊存中在淮壖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禦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辛卯中書舍人董弅言陛下雖當巡狩必載廟主然近歲時享徒以有請勿殺牛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今陵寢尚淪僞境歲時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太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情文始稱願明詔禮官舉行以稱陛下祇事神靈之意從之　都督行府擬定盜賊徒中自相招誘出首實格五十人以上守闕進勇副尉三千人忠翊郎凡十等仍並賜銀絹有差

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卽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爲諫書耳（何惇繼鑑高宗之崇儒講學卽太宗身圍槊鞬風禦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讀通鑑去取皆益治道唐鑑正可爲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左

司諫王縉言。竊見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降指揮。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求於貴臣之門。改爲墳院。乞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免。墳院之名。蓋緣官戶豈得獨免哉。況又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均之下戶。非官戶同編戶之意也。詔戶部申嚴行下。　左朝奉郎林叔豹知饒州。叔豹爲御史。坐秦檜累久斥至是稍復之。　進士何疇獻孫子解語。賜束帛。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爲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遣其直卻馴象。賜敕書。卽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猥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減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右朝散大夫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祕閣上召璨入對乃有是命璨初除不帶茶字當時張澄改除乃并以茶事歸監司耳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招填禁軍闕額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令兩浙江東州軍勸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從之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趁數希賞卻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實如無抑配擾人即如前詔中書所奏在是月丙午秉義郎李綱特除名送淳州編管綱入內黃門也主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部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綱不法下大理獄具坐嘗與光世交通光世爲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以五十金法寺當綱贓罪徒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綱後死於貶所趙姓之中興遺史睿思殿祗侯李綱者能謳詞善小說主養飛禽呂頤浩在都堂聞飛禽數百其聲如音樂問之曰鵁鶄也詰其所主曰內侍李綱所養每鶄有金鍠鋋其足又有鸂鶒之屬甚衆皆御前者頤浩不樂明日奏之詔綱送吏部應主管飛禽有官人皆與遠惡州指使綱遂居於金壇之別業綱嘗爲劉光世承受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頤浩聞之下大理寺除名勒停淳州編管死貶所姓之係此事於紹興三年二稱勳後忘奈何批旨罷張浚禮部侍郎按此時平江未有徽書

當是傳等得凌二十一日所遺書有大逆之語而爲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樞密曉事者蓋呂頤浩奏牘中深斥宦官之罪故有此言若檄書則頤浩爲首無由罪張而稱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傳等得臣責問手書立之誅臣以令天下宰相朱勝非力沮其事至於五六遣留凡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刪潤修入凱毅章疏亦稱浚坐私書被責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毅奏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詔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與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嬴秦王莽非行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爲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先是傅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毅疏入不出毅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按毅此疏以甲午上未知何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附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毅至都堂與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毅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日曆載此疏於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毅遂遣所親金使麟祝爲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支梧不暇矣鼎復以書與浚云使楊張協軍掃蕩之後敵騎未必不望風而遁蓋兵家之勢如此折彥質亦以書言之尤切鼎爲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者也因令鼎擬定所以措置之方上親書賜浚且曰今有數條與卿商量初未嘗執定決行之也其後浚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言者論折彥質言淮南之役首議斂兵棄城國事坐此落職亦觀望者不肯首尾一意投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按此與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及張栻所作王繪墓志全不同

以史及他書考之其實鼎專爲守江之計而浚力督諸將進兵以此異議餘具此月癸卯趙鼎進呈注

於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不敢覬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楊前力爭至於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上不聽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爲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趙甡之遺史云劉光世軍廬州聞劉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助爲之請遂檄光世退軍張浚大怒遣向子諲等督光世復還廬州林泉野記所書亦同按光世但私請於鼎無緣便降密劄許其退保此所云恐誤然張浚行狀稱鼎欲退合肥之戍召岳飛之軍東下而日厤十一月九日癸酉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則是果嘗降此指揮也甡之或有所據姑附著之更俟參考浚甚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

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趙鼎事實曰。時鼎又督沂中徑趨合肥。以援光世。而張浚謂楊軍新戰勝。當少休。然劉麟已逼合肥。光世輜重已回江北。人情大懼。浚急以書屬鼎曰。欲上親幸江上。先作一指揮行下。庶諸將用命。鼎慮行府號令不行。有失機事。即白上。今者軍事已急。萬一少有差跌。利害不細。須自朝廷主張其事。庶使張浚事有骨肋。上深以爲然。乃擬呈親筆付浚云。有不用命。當依軍法從事。浚乃使人懷此御筆。馳往合肥。見光世。徵出示之。光世驕騃。大呼諸將曰。汝輩且向前。救取吾首級。即躍馬而出。諸將率其部曲倉皇追之。麟兵方大集。光世適與之遇。血戰終日。麟遂大敗。是時非朝廷措置以御筆督之。勝負殊未定。鼎之誠心協濟如此。而議者謂沮軍事。可謂厚誣矣。按日歷。明年五月丁丑　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酈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皋於霍邱。賈澤於正陽。王遇於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閻門祗候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諲濟其軍。九月戊子。子諲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諲直入城。見光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已亥。詔平江府城內外民旅買賣錢物出入。並各從便。自上駐蹕以來。有司舉行京城錢不出門之禁。糴價貴踴。右司諫王縉以爲言。乃罷之。　右中奉大夫李平仲起復充四川制置大使司檢法官。平仲、開封人。舉明法。爲大理評事。不去廷尉者十年。職至丞。梁師成用事。欲見之。平仲不往。建炎初。出知榮州。代去。丁母憂。寓居於蜀。至是席益奏用之。而平仲卒矣。　右從事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慶孫特改右承事郎。翰林學士朱震等言。慶孫內行孝友。施於政事。明敏可觀。故引對而有是命。

辛丑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重別措置大軍所須茭芻毋令搔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茭芻甚夥而成憲均之楊楚泰州暨高郵州每州十萬束至二十萬束民間津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諫王縉請令諸軍願得錢就便收買者聽餘令采之近地僱人以官舟運之故有是旨　右迪功郎李若樸試大理司直若樸若虛弟也　左文林郎鄭剛中右迪功郎李郁並充敕令所刪定官剛中金華人爲温州判官受知秦檜故檜薦用之郁已見　資政殿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乞已任通判者與大郡見任縣道者與小郡並俟終更日赴任仍從本司隨才選差內選人俟改官丁憂人俟服闋日依此從之時益所薦士頗衆而左宣教郎馮時行左通直郎樊汝霖爲之最後皆知名汝霖金堂人也時行已見　罷四川諸州軍縣鎮酒官一百七員用席益奏也時川路多置比較務科定人戶出錢以資妄費民不堪之上聞命益相度裁減益請州縣有官可兼鎮市鄉村相近者並罷餘令都轉運司選差申制大置使司審度給劄從之　詔巡幸隨軍都轉運使舉官依發運使例減半

壬寅顯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翌日更命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爲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食皆從之熊克小曆載汝嘉此除於十月癸丑蓋誤

左迪功郎方疇左從事郎朱翌並爲敕令所刪定官翌載上子。（載上懷寧人靖、疇已見元年五月。）監察御史趙渙請令御史臺今後日受諸路詞訴其事重害日久不決者申取朝廷指揮共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依法彈奏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久不決者具申尚書省取旨看詳餘如所請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銀椿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以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如違通判先降二官放罷仍令提刑司檢察時諸郡多截用總制錢申乞除破都省言總制錢乃朝廷於常賦之外講畫到錢數故申飭之尋命監司守臣擅行兌借截用者視此。（後旨在十一月丁卯。）詔廣西路宣和官鑄當二小平錢並令行使有鼓唱爲毛錢之人重行決配右通直郎督都府幹辦公事張斛引對翌日詔賜同進士出身與陞擢差遣是日劉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猊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於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鏖擊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既以渡淮唯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爲得計萬一使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朕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劉豫之

衆若合張俊、光世之軍擊之、理無不勝者。此段據日曆所記修入。按鼎所奏與諸家記錄及當時諫官論列全不同。當時鼎與折彥質初欲抽兵、後知無金人、乃有此奏也。不則彥質撰時政記、容有修潤、亦未可知。更當詳之。

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脊。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先是上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僞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敦武郎王莘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趙鼎事實曰、初麟、猊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爲計。鼎白上殿督諸將。皆鼎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將。於是皆恐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直前、與劉猊遇。多破之。使麟賊失援大衄而遁。皆鼎之始謀也。呂中大事記、自紹興四年趙鼎爲相。僞齊與金分道入犯。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進屯揚州。流星兵牌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金僞俱遁矣。鼎又薦浚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無盜賊。於是鼎左浚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都督。浚出視師、以行府爲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

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議。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浚爲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實張俊以當讀行府命。告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僞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諫諍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於是楊沂中捷於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於紹興之初也。　大司農少卿樊賓請沿江閒田不成片段者。比民間例。止立租課。上等立租二斗。次減二升。又次一斗有半。召人承佃。免一年租。從之。　故朝奉大夫俞賜追一官。賜官以致仕乞任子。而吏部言賜用明堂約局改秩。雖已身亡。亦合審量。故有是命。

乙巳。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被旨令催促趙開應副吳玠軍前糧餉。臣即考其稽滯之由。方見得見今水運尙係以前歲計合起之數。蓋緣遞年登帶。以至今日臣準指揮催促。雖據回申。止是泛稱已牒逐路運司管認措置裝發。並無的確已未起發之數。由臣人微望輕。無以號令諸司。竊恐緣此上累國事。伏望特降睿旨下趙開。應本司文移略行報應。庶於職事免致曠弛。趙鼎乞令開分析上可之。時益已命逐路漕臣分認地方。遞相交割。後半月又言。開別不應副舟船及水脚錢。乃詔開與逐路漕臣同措置津運。如軍食少有不繼。並一等取旨。後詔在是月庚申。　歸正人黃捷特補成忠郎。捷、承縣人。劉豫之叛也。捷率鄉民保守山寨。數報賊中事宜。至是與其弟淵挺身來歸。故錄之也。　詔潼川府守臣景與宗進職一等。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隲、宗王少卿馮楫並進一官。去年蜀中旱。與宗等率民賑貸。楫居遂寧府。自出米數

百斛以率鄉人。鄉人讙趨之。饑者賴以濟。制置大使席益聞於朝。故賞之。隰、鄜縣人也。日厤無此。今以紹興七年十月八日尚書省檢會指揮修入。

丙午。右從事郎鄂州蒲圻縣令劉旁循一資再任。旁爲邑再歲。戶口益增。用部使者請而命之。

丁未。左宣教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羅薦可進秩一等。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言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靳黃間。約岳飛兵相爲掎角。以夾擊之。大功可成。繼而王師屢捷。綱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僞齊乞兵於金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泗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見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厲。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奬諭。綱再奏。願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給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賞併行。其誰曰不然。故武經郎种廣特贈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廣守陜州。死於難。張浚在陜西。嘗贈一官。至是樞密院以爲薄。乃申命焉。事在建炎元年四月。

左司諫陳公輔言。在法臺諫官不許出謁。許見客。都司大理寺官並禁出謁。休日許見客。比緣多事廢弛。往往不依法禁。非惟不能杜絕請求。亦恐有防職事。乞申明行下。從之。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左從事郎張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薦對而有是命。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戒敕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歿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賊雜犯順。犯壽及濠。卿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資。別有功人量與增賞。上從之。浚奏以七年正月丁卯下。今聯書之。左文林郎江州管內安撫司幹辦公事胡執特改左宣教郎。執在政和中。嘗上書言當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不當用黃、老之說。又言蔡京誤國。童貫、梁師成等不當用事。坐奪官。舒州編管。至是用趙鼎薦對。乃有是命。翌日。上謂鼎曰。朕昨覽執所上疏。極爲忠憤。而孰纔編管耳。此有以見道君皇帝之聖德也。若據諸人之意。必殺之矣。制曰。朕側席圖治。渴聞讜言。爾頃在艱言之日。銳然獻忠。以取竄逐。豈知有今日之遇乎。爰因造朝。召對便殿。遂俾改秩。錫以贊書。庶幾四方知朕好惡。直徽猷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

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紊朝廷綱紀。朝廷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奬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七年五月禁泛印。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右司諫陳公輔言。近行在職事官輪對已周。目今臺諫止有三員。逐日上殿。班次亦少。見在行在審計官告糧料權貨鹽倉及茶場等。元不係面對。上件文臣。皆係朝廷選差之人。今來若有已見願面對者。乞許輪對一次。庶使臣下各得盡其所言。而艱難之時。亦少裨聖政之萬一也。乃命輪對如二年之詔。二年五月丙子詔行在監務官得輪對。八月丙申罷之。

是日。張俊、楊沂中引兵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乙卯。侍御史周祕奏。貸遣所得之俘。上曰。祕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爲王師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於是本閣官武經大夫帶御器械邵諤已下及資善堂官吏各進一官資。詔省部應平江府管內士民陳訴事件。不拘常制。許令受理。用權戶部侍郎王俁請也。

丙辰。直龍圖閣知建康府葉宗諤陞祕閣修撰。中書言。宗諤治效有聞。民安其政。故陟之也。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入對。論平江之民。所甚苦者。在於催科之無法。稅役之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遂使下戶爲之破產。今欲革此二弊。若責之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

於縣令。是三人者。吏課叢委。酬應多方。雖有敏強之吏。功不能專。力所未暇。況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明降詔旨。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役。先開首原之路。次舉告成之令。詢考鉤稽。責以期限。賞信而罰嚴。則二弊可革。貧富俱安。公私共濟矣。乃命左朝奉郎添差通判府事孫邦措置。後不果行。　詔江西制置大使司辟右迪功郎李琦上猶縣丞指揮勿行。琦以李綱奏辟仍乞免避本路茶鹽官親嫌。詔特許。而言者謂丞闕當用京官。琦攝官未及二考。無舉主。不在奉辟之數。徇李琦而廢朝廷之法。四臣竊惜之。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主管機宜文字。張浚言其有學行。乃策試而命之。

戊午。改廣州奉真觀爲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縊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臣昔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曰。他時事定。願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糴關子。勘合繳連。多所阻滯。乞令只於關子背批鑿年月日。州州用印給付。任其使行。從之。　右宣義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章服。弼自國子內舍生以進明堂頒授官。校正御前文籍。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量。故有是命。　是日。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易青爲廣東賊魯衮所執。青不屈。死之。衮本軍士。去爲盜。後受經略使季陵招安。以爲承信郎。已而復叛。至是經略使連南夫

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於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衮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將趙續寨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易青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詈不絕口而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閤門祗候。官爲薦祭焉。青贈官在十二月癸卯。

辛酉。左從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權給事中張燾言其人可用故也。按此王湛有二人。其一人進士出身。紹興十一年除軍器監主簿。其一人從軍補官。紹興十一年爲樞密院計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祕閣知雅州李革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廢梅州爲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爲鎮。時梅州之北四百餘里。地不耕種。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故用諸司請而廢之。十四年復梅州。

詔太平州編管人范燾移惠州編管。燾初以上書詆誣昭慈聖獻皇后。奪官編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大將。故竄之。此恐是言劉光世當考。是日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卽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

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暌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淆亂是時陛下必不祕今日之言臣狠狽無疑矣陛下卽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愼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並議回蹕臨安以爲守計上許之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云云上翻然從公計今掇取附此

呂中大事記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爲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爲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爲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爲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金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孫爲中國皇帝吾之歸有日矣痛爲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於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讎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喻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義哉

故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郝仲連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更與七資恩澤始錄河中死事之勞也事見建炎元年五月

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吳序賓乞去歲本路三州旱歉流移歸業之人與免差役一次從之

十有一月乙丑朔進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次仍賜帛三十匹叔霆玉山人也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其可採故旌錄焉　太常謚故贈少保种師中曰莊愍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謚恭獻純禮元符尚書右丞藁籍執政第二十二人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猊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練團徐州居住入隊天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裘四千授之

丁卯左司郎中耿自求言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吏緣爲姦迎合時好希覬賞典不以情實例奏可憫苟盡原貸生者卽幸矣奈死者冤抑何願詔監司州郡今後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方爲可憫若因鬬爭毆詈復有用棒刃手足等殺人致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尙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憲司州郡如案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典施行庶幾絕官吏希覬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聖朝平允之澤詔刑部看詳申省　太常謚王巖叟曰恭簡以其孫右迪功郎衍友有請也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固辭不許請回授其兄右承事郎直徽猷閣滉於是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乞以經修一官回授其兄右迪功郎夢求上皆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浚乞回授在是月甲申與求乞回授在十二月甲辰詔應轉對官如有疾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起居舍人呂本中引疾再請奉祠不許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都邑未定禁衛單弱望諭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武經郎閤門祗候知壽春府孫暉特遷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錄堅守水寨之勞也暉言本府進士金覺贊畫有方乃以覺爲下州文學

己巳右奉議郎以知濠州韓元傑以軍儲無闕遷一官　停官人鄭瀆上書言用兵急切邊機利害二策詔瀆敍故官爲左從政郎　左宣教郎蘇籀知大宗正丞籀轍孫也起居郎權給事中張燾言比罷待闕寺監等官二百餘人蓋欲愼選才能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新除而籀乃以專事馳騖干請權貴無恥而得之士論紛然以爲不可遂罷其命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上又別賜手書遣內侍勞問仍以端石硯筆墨刀劍犀甲賜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與義爲翰林學士　趙鼎事實曰張浚既因羣小離間遂有見迫之意會中書舍人陳與義不樂於鼎遂傾心附之乃以資善引范沖之說告之浚以爲奇貨劉子羽與聞其事嘗爲人言之

左司諫陳公輔請措置宮廟之官毋使太濫曾任侍從以上俸給優者捐之曾經除名編置罪惡重者罷之百官祿料米麥數多亦當酌中例與折減詔堂除宮觀依已得旨除見任郡守侍從外非吏部格者令御史臺彈奏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

以見諸將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從。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熊克小厤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駐江州。癸酉。岳飛奏已至。按此止是岳飛起發。未至江州也。上語云。飛自不須更來。則必止其行矣。當考。

丙子。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新知宣州李健、右中大夫直祕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並降一官放罷。健等爲劉光世軍中謀議官。金之入犯也。自廬遁歸。且勸光世退保采石。至是張浚言。健等久在軍中。坐食厚祿。倉皇南渡。上下解體。故罷之。中書舍人董弅奏二人議罪施行。當坐軍法。今日正大明賞罰以警中外之時。不容輕貸。乃又降一官。

丁丑。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庾自臨安來朝。翌日辭還。都督行府關立定回易庫官賞格。凡本錢萬緡。歲中收息及六分。賞錢二百千。遞增及十分。賞錢千緡。本錢五萬緡已上。各更轉一官。不及六分。令檢察司取戒飭。不及五分。申行府當議酌情行遣。仍勒令賠還。從之。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恤饑窮。嚴警備。每一詔下。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爲士大夫下勵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冀一歲之閒。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爲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

學士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爲左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上語在是月戊寅降詔在己卯。剛中改官在辛巳今聯書之。

戊寅。右司諫王縉言。竊見朝廷拋降軍須之類。諸路州縣承受。鮮有不均之民。閒者。緣朝廷有不許科敷之文。監司不敢任科敷之責。而責之屬部。知通復不敢任責。而委之屬縣。令佐欲避其名。則付之胥吏。姦弊百出。無不至矣。若自今以後。應和糴斛斛之類。有不免均之人戶者。逐縣各具承受之數。以編戶計之。少則均及上戶。逐等分上中下三等。各若干。多則用物力或苗稅通計。每若干貫石當若干。零數與免。逐鄉開人戶姓名。逐戶具合買數目。幷官給價錢。眞書大字。牓之通衢。使民閒知其無廣拋之數。則胥吏無所容其姦。豪右不得計囑而幸免。善弱下戶無倍出之患矣。從之。　詔諸路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內京官並以二年爲任。願留再任者取旨。時議者以爲自兵興以來。士大夫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爲濁流。皆緣朝廷未知審擇。一聽其辟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廢。或報私恩。或因應副。或出干求。貪利覓官。略無去就之節。有更十年而不退者。故條約焉。　右宣教郎知虔州信豐縣彭合轉一官。俟任滿日與陞擢差遣。合、廬陵人。守臣孫佑奉詔薦其材略有餘。盜不入境。故有是命。　故右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以其曾孫右朝奉郎致仕偉乞以覃恩一官回授也。偉先見建炎二年。　諭爲吏廉。紹聖初。引年告老。有司以諭子孫皆亡。不許蔭補。遂絕祿仕。湖北諸司上其事。請官其曾孫偉。以爲天下廉吏之勸。奏可。著爲令。　封嘉陵江神爲善濟侯。江自鳳州之梁泉歷興、利、閬、果、合、恭以入大江。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言正係餉軍漕運水路望加封爵故也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眞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詔韓世忠駐軍淮上簡練有方金豫畏服不敢輕犯令學士院降詔遣內侍盧祖道往軍前撫問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右修職郎趙衞特賜同進士出身爲諸州教授以薦對也

壬午左從事郎黃豐爲敕令所刪定官豐初見建炎元年二月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初宣撫副使吳玠以水運稽留欲從陸運而都轉運使趙開以其費大難之上命益措置至是益言蜀中民已告病而軍尚乏食詳觀弊源圖所以救之不一而足所以奏請轉般欲於上流水涸之時併運在閬利近處春水生後一發運至軍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頓至闕絕一也又奏請於利閬州就糴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腳錢而運遠路之貴米二也又於瀘敍嘉黔等州打造運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木斫伐官地木造船庶免向來擾船之弊致客旅逃避棄毀其船官失指準三也秋初於閬州急糴萬斛以應軍前急闕又遣官於軍前計議梁洋就糴十萬石庶免如向來陸運之弊人民役死田萊多荒又得軍前早有糧餉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責起發合運之米自五月後來至今在倉米數起發將盡庶免如向來積米在倉軍前告乏五也又差本司屬官齎錢物往瀘敍恭涪依私下糴買新米就近發赴軍前卻於西路水運

最遠去處。兌椿米數。省水運舟船之費。而民無科糴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園市軍儲。非是。已見今年八月癸卯議者又謂伐木造舟。於邊禁非宜。李弼直奏請而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曰支移。民間率費七十千而致一斛糧。夫死者甚衆。支移事以明年七月馮康國所奏修入。

乙酉。詔隴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司使月支供給錢百千。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閬州宣撫司。及司廢。席益奏徙居成都。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亙者。以贓獲罪黥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大夫。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爲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苗亙事日厤不載之。會要矜貸門亦無之。今以本中奏議附入。按本中明年四月罷去。此事必在數月之間。故因其兼權書命書之。當求他書於係本日。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學生不徵特遷一官。不徵濮安懿王後南班官士奇子也。母病。割股肉爲羹以進。故褒之。己丑故翰林侍讀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皇帝所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兩。洙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晫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庚寅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僞知鎮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罪。命以官付飛軍中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若虛除漕在十二月甲午。今聯書之。其遷官賜服日厤不書。又日厤止云薛亨放歸而岳侯傳云。上敎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故附此。若虛還官賜服。以周祕劾疏修入。辛卯祕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進士朱昉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言明切。有補治道。詔永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匹。昉無錫人也。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用左迪功郎新府學教授范仲殳請也。仲殳成都人。奏疏言本府學殿建於東漢之初平。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於此者。上從其請。命仲殳就持以歸。右承議郎知邵武軍趙子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日厤不載子木官階。今以武陽志增入。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爲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

帛各百匹兩及衣帶器幣而遣之。於是稚圭至明州而反。日厤無此。今以會要及吳芾奏議參考修入。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爲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熊克小厤。於是金人廢豫之意決矣。此蓋因張匯節要所云也。考之諸書。金人前此未有廢豫之意。今略修潤附入。豫之初出師也。僞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後至。麟斬之。納其女於豫。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吾已去趙宋矣。識者曰。趙宋如是不可去矣。麟竟敗去。豫又免僞知濟南府劉復官。徙知淮陽軍劉觀爲東路留守。其妻弟翟綸爲南路留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

【紹興六年】十有二月甲午朔德音降廬、光、濠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厄運頻挾敵勢來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浙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雛暫逭於天誅而匹馬莫還於賊境載循不道深惻於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於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與懷於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赦文學士朱震所草也　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林泉野記云檜知溫州碌碌無治聲張浚爲相上幸平江撫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使備員乃除行宮留守今不取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至是德音既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乙未詔左修職郎陳最已降溫州軍事判官指揮勿行初最爲端明殿學士知溫州李光所辟而侍御史周祕言令大中大夫知州帶一路鈐轄許辟本州官一員格軍事判官差從事郎已上爲一陳最而廢二法豈今日之所宜若謂光爲侍從可以創乞則今侍制以上典藩者尚多爲衆起例尤爲不可乃罷之

右宣義郎通判鄧州黨尚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岳飛奏也。

丁酉。詔權戶部侍郎劉寧止赴行在本部供職。仍舊總領措置應副四大軍錢糧。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於敵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君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偸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下巡幸詔書。誰爲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有一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皆習熟。難立圖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上問常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几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爲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

侵內乎。光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彥質俱罷去。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此據趙甡之遺史。國史及世忠碑誌皆無之。日厤紹興七年正月十六日戊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差右武大夫劉寬齎捷報前來行在所投進。有旨。劉寅特與轉一官回授。卽此事也。餘見七年正月辛巳。

己亥。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人。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尙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爲偉績。毋或貪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飛之將寇成等捕掠各五百人。並行處斬。已詰問欽、成。故有是詔。

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見。因引疾求去。不許。

庚子。進士耿鍔、詹叔霆等八人伏闕上書。鍔等所上書未見。或是圖趙鼎。當考。叔霆已見十一月乙丑。尙書省勘會。朝廷設檢鼓院。以求天下之言。前後禁止伏闕指揮。非不丁寧。今月七日。進士耿鍔等。不遵禁約。率衆伏闕。顯是故有違戾。切慮軍事之際。因致搖動人情。理宜懲誡。詔耿鍔令平江府差人伴押赴紹興府府學聽讀。叔霆差人押歸本貫信州。並具已收管文狀申省。仍令尙書省榜諭。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兼沿海制置使。徽猷閣

待制知明州仇悆改兼管內安撫使。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兗充淮西宣撫司參議官。用劉光世奏也。

辛丑以時雩賜沿江諸軍柴炭錢。四宣撫司各萬五千緡。殿前行司八千緡。詔築南壽春城。貴州助教唐斌陞循州文學。斌、連州人。元符末爲太學生。上書詆誣。送本貫自訟齋聽讀。至是特奏名入五等。從例乞推恩。特錄之。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制曰。粵惟入輔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列。共濟多虞。協股肱心膂之爲。張貔虎熊羆之氣。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卻而復來。其詞、學士朱震所草也。詔鼎辭日令上殿出入如二府儀。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台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案紹興九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論鼎初罷相。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詞。蓋指此事。然是時陳公輔章疏既不降出。則恐不應爲責詞。姑附此。更須參考

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赴行在。將代折彥質也。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沖再疏求去。乃有是命。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尚書。熊克小歷載近此除在甲午。蓋誤。

命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陝諸州。及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三省言。頃遣宣諭五使。川、陝獨不及。故命直方往勞軍。且察官吏能否。上召見。賜御寶手麻

而遣之。如有違戾詔條者。許先次改正。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直徽猷閣史愿、降授左朝奉大夫郗漸來奏事。且獻所俘僞統領官杜斌等。上貸斌罪。進愿一職。漸一官。遣還。

癸卯。詔岳飛行軍襄、漢。正當雪寒。令學士院降詔撫諭一行將士。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善。赴行在。代范沖也。資政殿學士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陞資政殿大學士。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往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上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引疾求去。罷爲直顯謨閣、知嚴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與本府二通判、火作地分兵官皆貶秩。坐不即救火也。是日。趙鼎入辭。熊克小厤載鼎罷相在此日。蓋誤。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且言。臣才疏智短。昧於周防。無補毫分。徒招怨咎。是宜引分屏迹山林。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彥質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既去位彥質引疾求退章累上乃有是命　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靜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保城軍節度使殿前都虞侯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士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奬以爲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爲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也

丁未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於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

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明年三月癸未所書可參考尚書省言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撫存饑饉招集流亡甚稱朝廷委寄之意並賜詔書獎諭仍令江東、西湖南帥臣監司於旱傷州縣將奉行優劣各比較三兩處申省取旨賞罰福建市船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手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緣軍須掊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劾按以聞已戒敕三省官閒遣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仍給五人衙門馹券自是爲例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州縣稅色輕重不同祖宗以來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折科權衡與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四川地狹民貧行之百有餘年常產之民甚以爲安近年川陝宣撫司隨軍漕臣與總司官屬貪應辦之賞矜措置之能悉將祖宗兩稅舊法折科輒肆改易反覆紐折取數務多折科一改遂爲永例棄業逃移由茲而致天聽高遠聲何由聞此蜀民之大患朝廷之所未知也伏望並行住罷一遵舊例詔如康國請

行下。仍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

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爲秦檜故也。左從事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許忻特改合入官。堂除見闕知縣。令中書籍記姓名。俟滿日考其治狀。與內外陞擢差遣。忻、翰弟。上召對而命。

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與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卽日除參知政事。詔監司守貳委寄非輕。除授非人。百姓受弊。比年員多闕少。致有除代數政。尙慮選擇失當。其間不無實望未副之人。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監司守貳姓名。送中書後省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有不可任用之人。具詣實聞奏。與改作自陳宮觀。三省言。知通等闕。近來往往取作堂除。致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詔知通除依舊格堂除。幷量留外。餘闕幷寺監正丞博士登聞檢鼓進奏官告文思諸司諸軍糧審院倉場庫務局所法寺官外路學官。並令吏部按法差注。呂頤浩、秦檜之共政也。嘗以寺監丞以下闕歸吏部。紹興三年四月。旋又復之。趙鼎爲政。稍取諸郡倅闕堂除。五年閏二月。至是復以內外百闕隸銓曹。然不能久也。詔樞密院都督府效士。並令附來年春選入類試所。就試時務策一道。分優平兩等。優等人再令學士院召試。訪以時務。文理優異者。取旨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覿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實。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訟不實。卽痛與懲戒。檢鼓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倘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營田樊賓等言。淮南自兵火之後。肥饒之地。今多荒蕪。蓋因民戶稀少。艱於廣行召募。深恐所闢田土。不至大段增廣。今諸大帥屯戍淮上。而瀕淮之地。曠土千里。賊馬遠遁。邊境肅淸。欲望特降睿旨。令諸大帥摽撥係官空閑無主荒田。倣古屯田之制。斟酌多寡。於所部軍兵內。以十分爲率。摘取下等一分或二分。置立屯堡。使就田作。仍差諳曉農事將領主管。使臣監轄。依已降指揮。官給牛具借貸之類。其所收斛斗。除椿出次年種子。官與力耕之人中停均分。請給衣糧。並不裁減。其官中所得分數內。支四釐充主管官。六釐充監轄使臣職田。如遇軍事警急。則權住作田。併充軍用。候至歲終。比較以所收斛斗。從本司保明申奏。優異推賞。如蒙俞允。乞以田五十頃爲一屯。作十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百五十人。如次年地熟。人力有餘。願添田。聽從其便。詔二大帥相度可否行之。　僞通直郎劉駛自耀州脫身來歸。以爲右修職郎。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恥。不可不革。今有不用舉主。不問考第。因近臣薦對。卽改官陞擢者。用此以待才能之高。而廉退自守。固善也。如亦與人不相遠。或事請謁而得之。聞者歆羨。安得不馳騖乎。初改官略資序差通判者。用此以待治狀著聞。獎擢示勸。固善也。如亦碌碌夤緣干託而得之。人皆有求進之心。而憚於作縣。安得不馳騖乎。故欲息奔競。必在朝廷有以息之。不澄其源。雖降約

束無益也欲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三省遵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爲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襄陽府尚書禮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爲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今視此　侍御史周祕請內責之戶部外責之漕司搜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所泛取者暫爲不時之用詔赴戶部　詔淮北之民皆朝廷赤子迫於暴虐使犯兵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更遣官於藕塘鎮設黃籙醮三晝夜追薦之　故武節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張浚部曲淮西之役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靜寧國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光世以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　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尚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側耳目所接無慮數十邑尚有不能戢吏愛民以

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彥投匭獻川陝邊防利害。且言宣撫司自王似、盧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員。皆非殊功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索雜功改轉之人。速行改正。彥、眉山人也。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吏部奏在七年六月己酉。自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尚書兼權吏禮部尚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免朝辭。趙鼎既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大中入言。臣以戇愚。積多仇怨。優職便郡。豈臣可堪。至於直降指揮。免辭天陛。進退之際。臣竊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州學教授。有此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宮觀。詔不許。中書勘會湜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　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甚

盛舉也。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肖效，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植黨，復有黨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之務，若緩而急者，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沖既去位，公輔以沖所薦，不自安，會耿鄧等伏闕上書，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熊克小厤略載此事於明年正月，但云上因語學者當以孔、孟爲師，按日厤此日無聖語，但於公輔奏後書有旨云云，則是大臣批旨也，今從日厤。）

湖北經略安撫使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耨手

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調赴河東。少還者。至是朝廷命相度招填。故有是請也。詔宗室添差不釐務者。皆作宮觀嶽廟。尚書駕部員外郎張宇知撫州。宇守兄避親嫌也。權戶部侍郎王俁請申嚴截留兌借上供及右曹錢物執奏不行之法。詔今非因軍期急速。不得輒有陳乞支借。餘從之。

辛酉。詔張浚監修國史。御筆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胡世將爲給事中。上謂參知政事張守曰。本不須親批。恐卿以鄉人爲嫌。守曰。臣蒙恩備位政地。纔旬日。未有一毫以慰中外。首召世將。必謂臣私於鄉黨。實以常州多士。時有進用者。臣頃在廟堂。屢遭此謗。凡惡臣者。皆以此藉口。上曰。擢用人才。豈可以嫌自疑。世將之賢。朕固知之。守曰。如世將人才。誠不易得。臣頃因嘗論薦。亦不敢以臣之私。防嫌賢者。但世將雖陛下親擢。恐遠近不能戶曉。上曰。無慮也。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作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先是上既詔銓擇郎官補用。而左司諫陳公輔言。縣令之職。尤爲近民。望將寺監承簿編刪六院官已改秩未歷民事之人。各與銓擇。取繁難大邑近見闕作堂除一次。還日陞黜如詔旨。詔見是月丙午。事下左右司。至是都司請以編刪已下嘗歷州縣未滿三考之人。堂除大邑。俟去替半年未有堂除之人。即於本路注擬。從之。直徽猷閣知廬州趙康直進職二等。敵之寇淮西也。康直乘城不動。民賴以安。故有是命。賜故安化郡王稟家建康田十頃。銀帛五百兩匹。稟守太原死節。事見靖康元年

九月丙寅。其子忠訓郎莊等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忠召莊至行在。以爲樞密院准備差遣。至是又優卹焉。

僞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己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爲太子。以嘗其意。金主亶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夏國主乾順遣兵渡河。自天德軍至塔坦。取所亡馬而歸。不假道於金。時左監軍薩里千在雲中。不敢詰。僞齊錄有劉豫謝封曹王表云。俄知廢罷之議愈堅。措畫之心。是金人廢之之意。豫蓋先知也。今略採取附見。

是歲。樞密院始空名給據。許諸軍代名之人赴軍書填。一切不問。紹興九年九月辛卯所書可參考。兩浙轉運司始取婺州、平江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緡。自是以爲例。右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爲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警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亦卒於金中。行可十四年正月丁酉贈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金熙宗亶天會十五年。僞齊劉豫阜昌八年。春正月癸卯朔。上在平江。手詔曰。朕獲奉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於心。屬叛逆以來侵。幸以時而克定。重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永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卽安。彌忘大業。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時左司諫陳公輔亦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嘗言。臣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字。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驅。忽然入犯。有莫測之變。有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朝廷分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勇。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成算。主帥有遠略。臣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大江。俯近僞境。非若臨安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又況豫賊雖屢敗。而未曾殄滅。事窮勢逼。必須求救金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金人。雖嘗逆料金人不爭土地。惟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國中自相屠戮。亦欲爲其藩籬。今聞車駕進蹕建康。有北向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難立。金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敵區。驅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爲計哉。勿信探

報之言。謂敵勢已衰。不足深慮。寧守之而不來。不可俟其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要害之處。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勢。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公輔又言。議者皆以兵少爲憂。臣獨以兵多爲憂。望諭諸大將。據見在兵數。擇羸弱者別項差使。老病者去之。仍罷諸般私占。盡以壯強日赴閱習。則雖少而精。可以取勝。又言。諸將或邀求無厭。以致各爲異議。輕視朝廷。此無他。御之未得其道。願加之以威。處之以法。苟有惡不問。有罪不治。且將肆其桀驁。又安能望其立功耶。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愍充提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甲子。命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往建康。趣繕行宮。及按視程頓。　皇伯閬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廙爲鎮東軍承宣使。以積閱遷也。

丙寅。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其聲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爲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爲然。　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移鎮江府。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

知劍州王彥智勇謀略自其所長而爲政治民有古循吏風一郡信服其條教伏望特加褒異詔賜金帶仍降敕書奬諭趙甡之遺史云王彥爲人好奢喜佞矯僞不情當考

丁卯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戶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軍門來奏事言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樁錢所謂月樁錢者不問州縣有無皆有定額所樁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其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樁之錢實有窠名者幾何臨時措畫者若何而辦召諸路漕臣稟決可否而罷行之詔諸路通判開具申尚書省翌日賜蠡五品服遣還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再遷一官以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其屬官右朝奉郎新知無爲軍鮑延祖左從政郎新徽州歙縣丞孟處義皆進秩初詔處義比類循資而處義言自來修書推恩卽無比類例體乃命改次等京官二月乙巳降旨

己巳履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江南東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爲武信軍承宣使賞功也初命宗顏帶軍職落階官爲麟州觀察使而宗顏辭軍職於是改命餘統制官酈瓊田師中以下第賞有差左宣教郎新夔州路轉運判官楊晨直祕閣用行府官屬賞也詔京東陝西來歸之民

巳命湖北京西宣撫司授田給種。其令岳飛以軍儲米萬斛付諸州賑給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董弅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免謝辭。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兼權郎官黃次山欲鏤板。弅曰。少俟之。乃以已見進對。弅卽申奏。御史臺謂弅沮格詔令。御史周祕見上言。昨者在庭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已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訓。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徧牒所屬。弅獨難之。戒諭曹史。無得卽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弅素無士行。躐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賜寬容。而弅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故弅遂罷。日麻正月六日戊辰。中書舍人董弅以已見進對。七日己巳。侍御史周祕本職進對。直祕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入對。論九成平日所爲。無非矯僞。苟無仕宦之心。自當不事科舉。既僥倖一第。而堅欲辭榮。亦可謂不相副矣。不知朝廷何意。每因其辭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浙東提舉。與宮觀差遣。遂其自高之志。且爲矯僞者之戒。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辭。乃以九成主管江州太平觀。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令入內內侍省都知一員押伴。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還泗州。俊入朝未見本日。按此月丙寅上諭大臣已稱昨日張俊呈馬。或是歲前入朝。亦未可知。當求他書參考。

壬申。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降充龍圖閣待制。侍御史周祕論大中平日委親從官。蓋非安分

知足之人。今陛下待遇之禮未衰。而大中汲汲求去。乃以不獲陛辭。疑陛下進退羣臣之禮未盡。可謂無禮矣。欲望鐫奪職名。少警在位。故有是命。

癸酉。張浚懇辭特進之命。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曰。爲陛下宣力。臣之職分。而恩禮之優。固不敢當。且向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借或自效微勞。僅足補過。兼諸大將及偏裨。邇來策勳。無由厭足所欲。惟臣不受賞。庶幾有以服衆。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必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悚奉詔。詔兩浙、江東、西、湖北漕臣向子諲等七人。以餉軍之勞。各減三年磨勘。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疾求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棻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徽猷閣待制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偸生免死計。豈能爲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爲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

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甲戌淮西宣撫使司隨軍使喚張遠特補右迪功郎遠歸正人也

乙亥祕書省著作佐郎句龍如淵爲尚書祠部員外郎祕書省正字張嶼爲祕書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高閌爲校書郎　直祕閣新知信州周葵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直祕閣新知吉州謝祖信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祖信爲御史坐與章惇連姻補郡趙鼎既罷姑以部使者處之葵以論事語侵鼎去朝及是並命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官冗之弊寖廣當有所汰軍興之費日繁當有所補今宮廟之官文武不下千有餘員如未曾去官及世家厚祿之人皆可減罷其諸司屬官州郡攝官悉宜減省詔左右司取索看詳可減者行之

丙子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卒於明州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丑太常少卿林季仲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　祕書省著作佐郎王蘋通判常州從所請也

戊寅吏部尚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衛親兵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幷殿前步軍司公事初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鎮金州其使臣王善亡去至是在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軍中彥遣將執之兩軍之士交鬬於通衢中外洶洶會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兵

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時在平江。亦頗爲所掠。侍御史周祕論潛罪。詔軍士免推治。管幹使臣李堯臣等降二官。潛闔門待罪。張浚因薦錡文武兩器。眞大將才。故有是命。右承事郎王大智落致仕。張浚薦之也。右武大夫與州防禦使李琮落致仕。與宮觀。琮故宦者。娶童貫女。以嘗給事藩邸。故復起之。右司諫王縉論琮在宣和間倚貫聲勢。罪惡不可具言。望賜追寢。以快輿人之論。命遂止。縉論列在五月丁亥。縉墓誌云。內侍李琮、童貫婿也。已致仕。詔起之。奉祠。公言。梓宮未還。天下痛憤。忍令童貫婿再仕乎。命遂止。按日厤中所載縉疏。乃無此語。當是朝廷節貼。或止上前口奏。亦未可知。日厤。五月甲戌。右司諫王縉本職進對。在此前十三日。自後別無降出縉章疏。故知縉入對卽是論此事也。

己卯。吏部尚書孫近言。竊見陛下戎輅撫師。凡六曹事有格法者。悉付之有司。而廟堂始得專意於恢復之功。今已過防冬。將遂解嚴。苟常程細務。又復坌集。則恐廟堂之上。日力有不暇給。而一二大臣。將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圖矣。伏望明詔三省樞密院。惟甲兵征伐。土地開闢。金穀饋運。戰士功賞。叛亡招納。凡所以靖中原禦外侮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仍復付之有司。有不能決者。然後申覆。庶幾早克有濟。輔臣進呈。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盡可付之六曹。令與決行下。張守奏。六曹有常法。故四方所奏稟。或不能專決。而朝廷則取旨施行。上曰。固然。但六曹長貳不任責。則巨細皆取決於朝廷。任責則朝廷事自清簡。要當愼擇長貳而已。乃如所奏。令三省樞密院遵守。是日。直寶文閣新知鎭江府李謨過行在。入見。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潛屯江上。軍民不得相安。人情惴恐。謨次丹陽。或勸謨繕騎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

執戈以衛誤笑曰設有急若軍足恃乎趣使散去延見吏民如平日一府帖然潛見謨感泣庚辰起復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各貶秩一等仍與遙郡上降坐總兵扈衛軍政不肅故也給事中胡世將奏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罷潛管軍提舉江州太平觀潛趙鼎所薦也熊克小曆稱彥爲樞密院都統制又稱是月併罷彥潛以兩軍屬劉錡皆小誤彥罷兵柄在三月庚辰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擇仁右承務郎張體統等六人以從軍之勞各進一官初命吏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相度築采石宣化渡二城祉言宣化渡之靜安鎮度城圍千三百步其半依山修築采石渡有舊城基因而爲之度三百五十步有奇工料可省從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上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昔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弈棊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祕書少監吳表臣試太常少卿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修職郎朱倬特改左宣義郎倬爲廣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用明橐薦得召對論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因舉咸平中以戶口增減爲計臣之殿最祥符中以雪活冤獄爲憲臣之上第願申戒有司勤恤

民隱。今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陛下幸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天下幸甚。詔下其章。而倬有此命。詔內外諸軍今年大禮賞給。除禁衞諸軍外。令戶部酌度增減一等支給。自渡江以來。神武右軍中軍之扈從者。賞給與禁衞比。而前左後軍及劉光世部曲。則視承平時向陽關戍卒例給之。輕重殊絕。韓世忠嘗以爲言。事見四年十月。至是尙書省言。在外諸軍。屛捍外寇。事體爲重。其所得賞給反輕。在內軍兵。役使爲輕。賞給反重。若不別行措置。終恐未均。故有是旨。

甲申。給事中胡世將兼權直學士院。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宣政間。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京、攸以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舊弼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與中庸、七篇之書具存。自漢室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閎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

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幷雜說。刊板作帙。徧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贓已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寮所論。可謂切理。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寮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先是處廉以右宣教郎知瑞安縣。爲監司所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又疏其罪。詔趣具獄。故祉言及之。公揆論處廉罪。在是月辛巳。

寶文閣直學士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渙復知西外宗正。子渙、趙鼎所用也。

福建路轉運判官蘇良治、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李若虛、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績、提舉兩浙路市舶王時並罷。先是朝論欲重監司之選。而侍御史周祕奏良治、時貪鄙無行。又言若虛止嘗歷秀州司戶一考。績自提轄文思院徑除監司。二人尤爲超躐。故並罷。仍以若虛爲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

命四川制置大使司存恤劉惟輔、張嚴家屬。其兄弟子孫。皆與陞等差遣。無官人具名申樞密院。

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任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閤門祗候充問安使何蘚、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

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仙。張浚等入見於內殿之後。廡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讐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上猶不聽。浚等伏地固請。乃少進粥。是日。百官詣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宣撫使至副將以上即軍中成服。將校哭於本營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祕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朱震事。據呂大麟見聞志附入。大麟又言。獨王蘋以爲若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于上也。子發之意或取於此。按蘋此時已出爲常倅兼祕書省正字。在臨安。今且附此俟考。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故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還第辭免。至是以何蘚等還。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尚書右司員外郎徐林直顯謨閣。充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林引更迭詔書有請也。命內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几筵。戊子。爲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詔諸路州縣寺觀各建道場七晝夜。禁屠宰三日。新除樞密使秦檜乞立知樞密院事班。不許。檜又乞於常臣之後。執政之前。別作一班。亦不許。檜又奏言。竊恐未盡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請。仍乞應干恩數。比宰臣並行裁減。上優詔諭之。檜第二奏。在是月辛丑。第三奏在二月甲辰。今聯書之。林泉野記云。檜爲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張浚而已。

己丑。上成服於几筵殿。倣景靈宮。分前後設幄。宗室各以其服服之。無服者三日除。建國公瑗、和州防禦使璩各以其官服。手詔降諸路流罪以下囚一等。內[刪]殺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詔平江諸佛寺聲鐘十五萬杵。選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降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福建路兵馬鈐轄藍公佐復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庚寅。張浚等請入奏事。上遣幹辦御藥院趙轍宣旨曰。知欲奏事。以荒迷中未能裁決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嘗以此否。恐今日行之便爲典禮。浚等曰。祖宗故事。未聽政之時。大臣亦得進見。今日臣等非敢奏事。實以爲上哭踊過哀。不勝憂懼。欲一望天表。轍入奏復宣旨曰。深欲一見羣臣。以哀迷未能支持。借或相見。不過慟哭而已。浚等流涕奉詔。右司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樓炤等言。陰陽家每遇辰日忌哭。張浚曰。合取自聖裁。詔辰日不得忌哭。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勿禁嫁娶。用太常請也。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迨兼領。自熙、豐以來。始卽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監牧司。各置官吏。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後月餘。迨至成都。徽猷閣待制趙開乃辭漕職。（都運司題名。趙開今年三月八日替。）是月。名周處廟曰英烈。後封處忠勇仁惠侯。（封侯在二十六年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百官七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於宮中行之。

丙申夜。太平州火。　丁酉。鎮江府火。日曆。太平州申。二月初五日在城火起。而李致虛家陳狀稱。二月四日城內遺火。所云不同。按本州所申又云。上丁釋奠。知通致齋。則是初四夜火也。　先是僞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於是山陽、儀眞、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於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須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焚死。致虛時攝縣事。後求得其屍。尙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虛皆官其家一人焉。二郡賜米。在是月甲辰。應中與恩澤。在己酉。致虛與恩澤。在三月丙寅。

己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聽政。許之。

庚子。上始御几筵殿西廡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張浚見上。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於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尙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　詔巡幸建康。可令有司擇日進發。　右文殿修撰主管台州使崇道觀王

倫爲徽猷閣待制充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使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副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銀帛各二百兩匹二月丙午降旨支賜熊克小厤於四月丁酉始書詔倫等奉迎梓宮乃朝辭之日也命內侍撫問劉光世、韓世忠、吳玠、楊沂中仍賜銀合茶藥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句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參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此以熊克小厤張戒默記及薛季宣所錄參修默記又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舉入覲與鵬舉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舉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舉云近諜報敵人以丙子元子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舉第一班弼次之鵬舉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聖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況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舉爲大將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又曰正不知若個書生教之耳鵬舉飛字也但克記此事繫於今年四月丁未飛求解帥時事則恐誤飛與弼此時同入對未嘗再至行在也日厤二月庚子勘會岳飛已到行在奉聖旨令入內內侍省引對自後更無對班而當月二十八日乙卯降出弼劄子乞爲靖康以來死節之臣立廟故知弼與飛繼對在此日也飛三月乙亥已朝辭弼三月丙子除京西帥替張旦過滿闕便當赴任安得四月半間尚與飛對乎克考不詳是以差誤然亦以日厤不載內引之故難以稽考須反覆參究乃見本末耳餘見今年四月丁未并注

辛丑吏部尚書孫近率從官同班入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

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賜修武郎朱弁家湖州田五頃。弁初副王倫北使十年未歸。倫爲之請。於是詔諸郡存恤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遇、建炎二年十一月。洪皓龔璹、建炎三年五月。崔縱、郭元明、建炎三年七月。杜時亮、宋汝爲、建炎三年七月。張邵、楊憲、建炎三年九月。孫悟、卜世臣建炎三年十一月。家屬。各賜錢三百緡。詔監司郡守應朝辭上殿人。並權免。願伺候御殿者聽。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按此時少卿樓炤、博士黃積厚隨行在所。謂行宮太常寺乃丞華權博士陳康伯也。仲春薦獻諸陵。乞依乾興故事。行事官權易吉服。內祀祭天地及諸大祠。亦乞依時日排辦。從之。先是有旨未祔廟前停宗廟祭享及中小祠。故禮官以爲請。左承事郎知汀州長汀縣嚴褒特遷一官。以父老言其政績。且親統民兵。捍禦盜賊。保護州城故也。故通仕郎致仕周永徽特贈宣教郎。永徽、嘉州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奪官鬻管。故錄之。是夜。雷聲初發。

癸卯。參知政事張守言。姪女適秦檜之兄。今檜除樞密使。雖無回避之法。而同在政府。不能無嫌。欲望除臣一在外差遣。詔祖宗故事。不合回避。毋得再請。起復親衞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廣知鼎州。命樞密院計議官李宋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先是司農少卿樊賓等措置營田才朞歲。議者以爲奉行峻急。抑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類有鬻己牛以養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

者而爲營田者之言則謂去歲所用本錢二十三萬緡歲中收雜色斛斗共三十一萬石除客戶六分并知通令尉職田五釐外官實收十一萬餘石已粗償所費矣惟是州縣殘破戶口凋零募民開荒最爲難事非歲月間可望成功而州縣奉行之初不無違戾又形勢之家詭請冒佃見官莊不利於己遂百端鼓唱意在沮壞良法美意欲望朝廷假以數歲之期勿責近效庶幾有補仍乞選忠厚彊明官一二員分詣諸處詢究利害檢察官吏其措置有方奉行違戾卽乞依元旨賞罰或有不便於民卽與本處官吏商量便宜措置疏奏遂命案行如有未便於民者令案與樊賓王弗商量先次改正　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疏菜近日頻雜以豆腐爲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並陳於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生命誠爲不仁朕實不忍沈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災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訓　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誥册文張守書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篆誥寶　右司員外郎川陝宣諭范直方乞金字牌旅榜二副所過緩急招收盜賊許之因命直方與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市馬赴行在尋賜直方三品服遣行（直方賜章服在是月戊申）

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衡爲華州觀察使以積閱遷也　承節郎都督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特遷忠翊郎閤門祗候

乙巳。臺諫官周祕、石公揆、陳公輔、王縉、趙渙同班入對。惠州羈管人劉相如移雷州。相如以書遺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首引漢高祖不斬韓信。唐神堯不斬李靖事。又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未見聖人之作。南夫械繫之以聞。故有是命。武經大夫達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高公繪自言本右學諸生。嘗鎖廳得文解。乞以奉使轉官恩例換文資。詔特換右朝請郎。仍假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充國信副使。

丙午。詔內中祖宗神御殿。俟權制畢。遇節序等酌獻如舊。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一錢銀十四萬紙。四紙折錢引一千。乞今不改。玠元額四萬七千五百緡。行於鳳、階、成、岷、秦等州。歲一易。十七年七月。總領所復造於大安軍。再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增印一錢銀三萬紙。今總印一錢銀二十三萬紙。半錢銀十萬紙。八紙亦如之。半錢銀三十六萬紙。共折錢引十萬緡。

徽猷閣守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卿卒。

丁未。詔堂除知縣並借緋章服。供給依簽判例。任滿赴都堂審察。其有治狀者甄擢之。卽治行顯著。監司列薦。當不次除擢。通侍大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兼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令再任。仍賜金帶及敕書獎諭。先是祐恭言。得溪州報。有兵萬餘自鼎、澧州來。聲言欲入川界。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聞。詔益遣人伺其實。故褒錄之。尚書禮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充徽猷閣待制。知衡州。溥乞在外宮觀。且言已終喪制。見起發沿路聽旨。張浚進呈。乃有是命。溥乞尋蜀郡。特改眉州。左朝奉郎新知峽州吳樵特轉一官。折彥質之守潭也。樵知湘陰縣。彥質奏樵招納田明一行人兵。田明未見。乞量加旌賞。至是檢舉

行之。日厯紹興五年六月辛未。都督行府關。左承議郎知湘陰縣吳櫨已轉行兩官。奉聖旨依。七年二月戊申又書折膠質奏左朝奉郎知湘陰縣吳櫨有旨轉一官。前後不同。當考。

戊申。詔韶州故工部尚書余靖祠堂載在祀典。春秋祭享。以州人言靖有平蠻之功也。

己酉。上與輔臣論兵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良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苟爲不然。則其材終無以自見。上又曰。飛今見之所進論議皆可取。朕當諭之。國家禍變非常。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於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覲。亦以此戒之。

詔自今大理評事闕。本寺以試中刑法第二等以上。年未六十。無贓私罪人關吏部。仍令刑寺長貳共赴吏部長貳廳審驗差注。如無應格人。並申朝廷選差。日厯無此。今以紹興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臣僚劄子修入。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察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謚於南郊。用翰林學士朱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爲故事。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聞諫官陳公輔以伏闕事求去。上疏乞奉祠。優詔不許。

辛亥。大祥。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於天慶觀。天章閣神御於法寶寺。故中散大夫魏彥明特

贈中大夫。官其子。先是其家以彥明死事延安。事見建炎二年十一月。乞優恤。事下四川制置大使司究實。而莫有知者。左朝奉郎通判鳳州郭奕嘗爲鄜延經略司幹辦公事。具狀力言其忠。乃有是命。

癸丑。禫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五十品。自是減爲三十。權戶部侍郎王俁申明常平廢弛事件。乞令諸路主管官檢舉約束。一。拘籍戶絕投納抵當財產。及所收租課。二。封樁義倉斛斗。三。出賣坊場河渡。四。椿收免役寬剩錢。五。立限召人陳首侵欺冒佃常平田產。六。根括贍學田租課。已上窠名錢物。自去年正月已後。州縣侵支之數。並立限撥還。自今毋得擅用。從之。左朝散大夫提舉廣南市舶林保進中興龜鑑。詔賜三品服。其書令進入。日麻無保保階銜。今年九月二十七日保以上件官職朝見。是日雨雹。

甲寅。改謚寧德皇后曰顯肅。建康軍節度推官杜臨等並循一資。以本府言。勸誘大姓買官告錢三十萬緡了足故也。自是率如此例。三月庚寅。秀州四縣勸誘大姓買官告四十三萬緡。四縣知令各減二年磨勘。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參謀官辞弼請褒靖康以來盡節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且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祀。使忠義之節。血食無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後來。不以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上始御便殿。素仗在庭。上服淺黃袍黑銀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感動。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嘗論視朝當服淺黃。上納用焉。此據今年九月癸酉公輔所奏修入。直祕閣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黯率民出粟貸。會黯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禾登九穗圖獻於朝。吏部侍郎兼權行宮禮部侍郎晏敦復言。去年四川饑饉。米斗價錢三千。細民艱食。流爲餓殍者十室而五。黯等以勸富戶釀米賑濟。朝廷嘗與推賞。則蜀民疾苦。朝廷固已盡知。今知通與彬相繼到官目擊其事。乃繪禾登九穗圖。號爲瑞應。萬里遣人投進。苟置而不問。則遠方觀望。意謂朝廷甘受僉人諛佞。百姓疾苦。無由上達。其於治體爲害不細。臣等職在禮部。苟有所見。不敢緘默。三省擬各降一官。上曰。此不出誕謾卽諂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正使偶然有之。何足爲瑞。往年知撫州高衡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秦檜曰。如此行遣。足使四方知陛下好惡矣。彬、成都人也。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爲太尉。賞商、虢之功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未去。遂衞上如建康。起居郎張燾試中書舍人。趣尹焞赴行在。用張浚請也。詔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治狀有聞。令再任。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黃州杜湛降一官放罷。初。湛與通判州事葉介不協。介率其僚七人走鄂州訴湛語言不順。朝廷聞之。命岳飛究實。飛奏

湛忠勞。今來止是語言疑似。別無跡狀。乃兩罷之。介乃鐫二秩。衢州進士毛夢符、毛歸各上書論事。詔賜帛二十匹。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閤門祗候何蘚皆引對。以使事也。

己未。上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召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上次常州。泊荆溪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俊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横。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儆將帥。上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乞祠。是日奏至。上曰。光世軍比之韓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趙鼎事實云。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伏。遣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爲北向之舉。按此又與秀水錄所云張浚據撼岳飛之說不同。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此據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平江府進士張亨衢進歷代中興論。給事中胡世將看詳。言亨衢所論。若少康之得民。高宗之任相。周宣之自治。漢宣之待外國。光武之任智勇。晉元之遷都。肅宗之仁孝。憲宗之果斷。其說有

可取。然於晉元帝乃取其遷都。則非也。上讀至是。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岳雲爲武德大夫。飛再辭不受。

辛酉。上次常州。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幷之家。近旨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增爲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壬戌。上次呂城閘。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衞上如建康。

甲子。上次鎭江府。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拱衞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爲棣州防禦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牛皋亦落階官爲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丁卯。尙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尙書。陞兼都督府參謀軍事。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戶部侍郎。仍兼巡幸都轉運使。權戶部侍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上發鎭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鎭。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晴明。因閱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驍健。事藝

比往日益更精彊。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爲之用矣。

庚午。上進發道中。望几筵輿輦在前。恐趣行頓撼。駐馬久之。晚宿東陽鎭。

辛未。上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寢殿之後。庖圊皆無。上既駐蹕。加葺小屋數間。爲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臒。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省決。卽於軍事相妨。可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尙書省常陳事。權從參知政事分治。合行事令張浚條具取旨。浚奏。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與義治戶、刑、工房。如已得旨合出告命敕劄。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堂劄。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參知政事通書。從之。浚條具在是月乙亥。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囚。及鬬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並放。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敷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甲戌。遣內侍往軍前勞問江東宣撫使張俊。仍賜銀合茶藥。時俊軍士兼家戍盱眙。尙未至也。

乙亥。中書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已朝辭。所降立功將佐告命。乞免進入。詔趣行給付。時中原遺民有

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皆攜貳金國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衆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爲然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上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上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駐蹕於此以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飛無以對。飛朝辭不見本日今因中書所奏附此當卽是其辭日也奏乞取陝右等語見日曆今年四月丁未

丙子鎭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臨安府呂頤浩入見初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見乃隨上而來至是引對言者論其罪上不聽撫諭久之。熊克小曆載呂頤浩見上在駐蹕建康之前又稱行宮留守皆小誤頤浩除留守在是月辛巳　召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奬上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向來偶緣罷程瑀而出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啡旨上曰安國豈得爲小人俟其來當置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爲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書今行於世　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辭弼陞直寶文閣知襄陽府前旬日詔弼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至是改授。弼兼隨軍運副在是月乙丑　直寶文閣知鼎州張燾陞直龍圖閣知處州

先是山寇周十隆等未平。直徽猷閣孫佑以選爲守。佑至官未幾。言隨宜討蕩了當。詔書嘉奬。正月乙酉。俄又言。賊大猖獗。乞統制官李貴以所部措置。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言。佑爲謀不密。漏泄事機。致令諸盜反側。且薦屬材術正可任此。朝廷以爲然。遂命屬代佑。佑七月癸亥行遣。賜都督府摧鋒軍統制韓京金束帶戰袍銀笥槍。先是虔寇劉宣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至惠州之河源。討軍賊曾衮。衮挺身出降。故有是賜。八月

丁未。帥臣連南夫轉官。

僞成忠郎閤門祗候李清詣岳飛降。詔補正。仍進二官。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寮遙拜淵聖皇帝畢。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未祔廟。皆如之。

戊寅。手詔撫勞將士。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詔敦武郎閤門祗候劉光世特與換文資。

忠翊郎閤門祗候丁禩爲江南東路兵馬都監。禩初爲劉光世部曲。至是離軍。詔江、浙、福建五分禁軍弓弩手並揀少壯武藝高彊人一半。赴都督府教習。既而浙東制置大使趙鼎言。本路將兵約六千五百餘人。半習弓弩。於內摘其半起發。計一千六百餘人而已。朝廷得此千餘懦怯南兵。不足爲用。而一路之間。千百人內摘去強壯百數。則其餘益不堪矣。況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望賜存留。詔鼎依數遣赴殿前司教閱。俟防秋月分。遣兵往明州屯駐。鼎奏下在四月丁未。

己卯。尊宣和皇后爲皇太后。先是上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翰林學士朱震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遙上寶册。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別殿。遣三公奉册。以伸臣子之志。册藏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具。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上諭輔臣在癸酉。震奏下在戊寅。太常奏下在庚辰。今並聯書之。　都省言。尹焞已過鄂州。詔所至州軍守臣以禮敦遣。　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進一官。令再任。暉守南壽春凡六年。

庚辰。上諭輔臣曰。欽慈皇后、寧德皇后近屬多流寓南方者。可令所在訪尋推恩。皇太后本家合得恩數。亦令有司以次施行。　起復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彥入辭。上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卽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彥入辭在四月乙未。

右朝請郎陶愷知吉州。左朝散郎劉長源知眉州。二人初以言紹述責監當。至是並復之。　武功大夫辰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于鵬令後省策試。降等換文資。用岳飛薦也。明年二月庚辰換右朝散大夫。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爲少保。兼行宮留守。頤浩不稱判府事。失之也。先是潭州學廢。頤浩出羨錢五千緡。付學官葺治。州東之二十里。因諸山之

泉築堤儲水曰龜塘溉田萬餘頃歲久湮廢頤浩募饑民補築之至是請帥臣劉洪道續其事上皆許焉頤浩浹旬間三入對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已朱勝非秀水閒居錄呂相頤浩酒色侍妾十餘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招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招死諸大將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焉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呂爲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六十七歲

召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留守孟庾赴行在庾在臨安軍士嘗有爲飛書怖之者庾因盛陳兵自衞浙江並海漁火夜明庾以爲寇至大驚一城震恐事聞故罷去尋命庾知婺州孟庾罷留守日厤全不載趙甡之遺史云以呂頤浩爲留守而召孟庾回今從之日厤九月二日辛酉直龍圖閣周綱知婺州在任差孟庾替罷回朝見不知庾以何日除也

尙書吏部員外郎辛次膺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左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斛知桂陽監前此歸正官未有典郡者故著之

壬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范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依舊鎭江府統轄人兵

癸未中書奏銓量監司守貳資格應監司知州見帶職名及嘗任館職若監察御史以上通判曾任職事官及得旨陞擢人並更不銓量其餘通判資序人任監司節鎭知州次任知縣資序人任知州軍通判並依舊其不應逐項資格及嘗犯贓罪笞私罪徒與贓罪論列停替人並罷願就宮觀者聽先是有詔中書後省御史臺銓量監司守貳而中書言未有立定資格故申明焉事初見去年十二月丙午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淮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於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爲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詔行在職事官命轉對一次。

乙酉。賜劉光世府第一區。給親兵三百人。右朝請大夫韓璡直祕閣。璡爲劉光世參謀官。隨府罷。用光世請而命之。

丙戌。左文林郎林獻材令吏部與先次占射差遣一次。獻材爲海豐令。以宣諭官薦對。故有是命。自是選人引對之恩殺矣。

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爲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馬。故優擢焉。故勒停人王毅追復承議郎。毅、倫父也。宣和間坐論蔡京罷。謫死嶺表。至是倫訴於朝。上謂大臣曰。倫萬里遠使。宜與施行。上因言。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出疆。必降旨有免行者。當以軍法從事。既行。雖身分請給。往往不支。其家至有狼狽失所者。比使還。則合得恩澤。亦例從鐫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戊子。故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郝中正特贈翊衞大夫。中正、宣和末守涇州。城陷死。張浚在陝西。承制贈官五等。至是賜告焉。

己丑。禮部太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

年祫祭。七年明堂。蓋營踰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並配。兼祀百神。於禮未爲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此時大常少卿乃吳表臣。而禮部侍郎闕。未知何人兼權。

左承議郎通判彭州施庭臣爲祕書省校書郎。庭臣、成都人也。

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膺胄並引對。初。命宗諤營治行宮。至是官府營柵皆備。上嘉其勞。賜以鞍馬焉。此據武陽志附入。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子櫟卒。

庚寅。詔京西帥臣薛弼措置荊襄屯田。時已賜錢五萬緡爲營田本。又市蜀牛三千賦之。言者謂凡兵火所過。地廣人稀。皆可徙新附之民。授以遺地。故以命弼。

僞武義郎監盧氏縣酒稅楊茂時補正。岳飛之出師也。茂挺身歸附。故錄之。

翰林醫診俞喆押歸本貫。喆三詣匭上書。尚書省言喆所陳皆告訐事。故有是命。仍令尚書省榜諭喆、岳州人也。

是春。廣西大饑。糶米千錢。人多餓死。桃李互實。李實變成桃。皆可食。凡物多類此。此據蔡絛叢談。

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居祈州。右副元帥瀋王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左監軍薩里千居雲中。以前知相州杜充爲燕京三司使。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

【紹興七年】夏四月壬辰朔。癸巳。張浚奏雨既霑足。又卽晴霽。庶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起居舍人呂本中直龍圖閣、知台州。本中引疾求去。疏再上。乃命出守。本中辭。乃以本中主管江州太平觀。修武郎閤門祗候龍陽軍水軍統制覃敵知靖州。用張榮薦也。

詔左朝奉郎王弼中已降追一官指揮勿行。初。吏部以弼中爲童貫保奏改官。當追奪。而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設審量之法。蓋爲崇、觀、宣和以來。奸臣用事。一時士人朋附結託。夤緣改轉。冒濫太甚。乃若弼中實係方賊徒黨呂師囊等起兵攻圍台州。而本州司戶滕膺率衆官與軍民併力死守。保全一州。偶貫宣撫一路。合行具奏。遂並轉一官。不爲濫賞。若今追官。恐失朝廷審量之意。故有是命。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溫州。鎭江府進上蔣將士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直祕閣新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移兩浙西路。尙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訐董莽者

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此以趙鼎雜記增修。

丙申。詔昭憲皇后本族親屬。令所在訪求。參酌推恩。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司見在通爲前後左右中軍。及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爲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卽八字軍也。〔按〕馬司元管六百人。後又益以解潛二千人。及劉錡帶到軍馬。又有八字軍萬人。今六軍十二將。止共管少壯正甲軍六千人。則老弱數多故也。

丁酉。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上使倫謂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上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淵聖皇帝黃金各二百兩。熊克小厤云。皇太后禮物。依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誤也。日厤二月十三日乙巳。勘會王倫等奉使大金。所有禮物。理合附帶前去。有旨。淵聖皇帝金二百兩。宣和皇后金一百兩。並令戶部依數支給。三月二十八日庚寅。有旨。皇太后禮物令戶部更支金一百兩。附王倫等進納。克不詳攷爾。

中書言。宇文虛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綾絹各五十匹。龍鳳茶十斤。弁黃金綾帛各三十兩匹。茶六斤。樞密使秦檜言。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貧甚。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虛中等賜金。以三月乙酉得旨。傅、叔夜以丙戌得旨。今併書之。熊克小厤但稱詔傅、叔夜依虛中例與之。而不言虛中所賜何物。蓋不詳攷也。

初。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王庶聞何蘧來歸。乃草疏略曰。先帝志慕道眞。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

陵廟葬之名山。盡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與否。不足爲國重輕。彼雖有姦萌。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儻或請之未獲。則大兵躡之。問罪致討。不爲無名。因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恥。臣知梓宮可不請而得。爲策之上也。疏將發。知朝廷遣使已定。乃止。

戊戌。御批武功大夫貴州刺史鄭諶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臣曰。諶除命未須行。朕宿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諶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徐俯之召。止緣洪炎進黃廷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其人。直孺稱其行義文采。過人遠甚。賈之汪藻。亦以爲然。遂召用。後程俱論俯與諶往還狀。始知外議乃爾。今諶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右司諫王縉言。近詔吏部注擬守貳縣令。精加選擇。止欲得人而已。而差注之日。例出文引。差人追請。又令醫者診視。因緣邀乞。士大夫實恥之。夫癃老疾病。可以見於步趨答問之間。何必醫人望視看診。以示禮重士大夫之意。從之。

庚子。直寶文閣兩浙路轉運使張澄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爲福建路轉運使。右承議郎韓元傑知楚州。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都督府幹辦公事楊珪知濠州。右司諫王縉入對。奏疏論江、淮營田利害。以爲地段之零碎。土色之不等。莊屋之難置。耕客之難招。若召募土居人戶佃種。取其情願。而輕立租稅。庶幾可也。若以官田之總數。均之逐鄉之人。或人丁少而不能耕。或去家遠而不能耕。或瘠薄甚而不堪耕。或不曾摽撥而出租課。人有受其害者。又況輸納之際。專斗多端。邀乞

水旱之變。官司艱於檢放。寄養之牛。來自廣西。乍遇寒凍。多有死損。近免陪填。人心欣悅。其有置莊去處。人耕百畝。給牛一具。耕作既勞。尤多困斃。此皆利害之不可不講者。欲望申敕所差之官。所至詢審的確利害。無或苟簡觀望。去其所謂害。成其所謂利。以爲悠久可行之制。輔臣進呈。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淮閒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爲民害矣。要須遲以歲月。以漸爲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爲大利。張守曰。但地無曠土。則國用足。上曰。然。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乃命以縉章示樞密院計議官李突及營田官樊賓、王弗如所請。詔張浚母蜀國太夫人已出峽。可令所在州津遣赴行在。

壬寅。太常少卿吳表臣權尚書禮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張宗元權兵部侍郎。陞都督府參議軍事。司封員外郎蘇符試祕書少監。仍兼資善堂贊讀。右司員外郎樓炤守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先是向子諲爲江東大漕。劾池州守臣右朝請大夫徐昌言軍儲弛慢。至是三省檢會。降昌言一秩而用岑。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恕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所請也。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左朝散大夫知吉州李彌遜並爲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兵部員外郎句濤並爲右司員外郎。濤嘗入對。論今日之勢。莫如先取山東。膏腴之地。財賦所出。叛臣因之以活國者數年。若合江、淮之師。連衡以進。一出淮陽。一出徐泗。伺敵之釁。徑趨其地利。則山東可得有也。又聞襄陽之衆。欲自唐、潁走汴都。而唐州之地。綿數百里。皆爲荊棘。餉道不通。非用兵之利。宜卷甲

由信陽掠順昌、寗陳、蔡自陳至汴、才兩日耳。僭僞之衆、必褫魄喪膽、莫知所出、其勢必搖。杜牧之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丁未、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上不許。日屐止書進呈岳飛求解帥事、更無他語、今以諸書參考增入、熊克小屐稱張浚與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軍去、居江州廬山、誤也、飛丁憂在去年四月、此行蓋自建康西上、道過江州、因入廬山耳、岳侯傳云、秦檜當國、方主和議、侯申奏乞持母服、棄軍權居廬山、檜遂擠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軍事、詔侯赴行在、此益誤、檜明年冬方獨相、十一年夏飛方赴行在、今不取。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本司幹辦公事韓异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廣聖志、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相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張浚薦李綱帥豫章以報之、未至也、薦其弟維及其腹心鄒柄等、皆立於朝、又以所薦陳公輔爲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閤之變、乃公輔爲綱謀、不當在言路、綱聞而懼、抗章丐罷、浚又思所以安之、繇言江西盜息、民安、轉綱官爲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虔、吉盜熾、勞郡亦擾、欵罔如此。上召异入見、進一官遣還、异侯官人也。

庚戌。命權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往鄂州監岳飛軍。宗元爲宣判。日厤無一字及之。但於四月十九日書兵部侍郎張宗元朝辭進對。八月四日甲午書張宗元先次引見。初六日丙申書宗元薦士劉子翬權宣撫判官。而云臣出使湖北。所過郡縣云云。則使還時所上也。今依林泉野記、岳侯傳、朱勝非閒居錄修入。以補史闕。餘見今年七月丁卯、八月乙未并注。

左朝散大夫万俟卨提點荊湖北路刑獄公事。左奉議郎林待聘知處州。左宣教郎孫汝翼知建康府溧陽縣。汝翼嘗爲樞密院編修官。至是堂除大邑。新制也。故追官人何灌追復正侍大夫忠正軍承宣使。灌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灌既死城下。言者論其不能守河之罪。盡褫其官。灌子閎門祗候蘁使金而歸。訴於朝。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浚因論劉光世以八千人爲回易。沈與求奏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上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熊克小厤載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在今年三月劉光世未罷之前。蓋誤。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事。公輔退上疏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前此採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敵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

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爲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公輔此疏。不得其日。按此疏首云、昨親奉聖語。而其末云。乞俟張浚淮西視師歸。則必浚未還時所上。日厤十月十八日己酉。左司諫陳公輔本職進對。在此前三日。自後至浚還朝。公輔更無對班。則知所云親奉聖語。卽己酉之日也。熊克小厤繫之此月丁未岳飛乞解師之後。按是時公輔未對。浚亦未往淮西。今宜附浚行之後。庶不牴牾。克又於此月末書浚欲以劉子羽領光世軍。子羽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尤誤。子羽知泉州。在去年八月癸卯。已併附本日。葢浚欲易光世之意。已久不在今年也。

詔羣臣俟祔廟畢純吉服。卒哭日、建康、臨安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樂七日。屠宰三日。初。禮官奏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諫陳公輔請今且服黑帶。以俟梓宮之還。如梓宮未還。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上曰。禁樂固當。但念細民以樂爲業者。無以得衣食耳。事下禮官討論。至是條上。禮官言。卒哭禁屠樂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葢上指也。公輔初議。在是月癸卯。羣臣吉服。十二月辛酉。所書可參考。

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以課息登羨進職一等。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俟以營膳之勞除直祕閣。

度支員外郎莊必彊面對言。近聞廬、壽間微有邊警。詢之道塗。則其說曰。淮上之師。頗有失伍離次。去而不爲用者。將臣諱其事而不言也。臣不知所傳之虛實。萬一有之。則是必

有姦人陰爲間諜以誘我師其軍中失於撫循有以離其心也使將臣不以爲諱而聞於朝則可以因事設備果諱而不言則賊勢猖獗軍情疑貳朝廷不知夫豈不敗乃事欲望密詔諸將明斥堠廣耳目嚴爲警備毋輒懈弛凡軍中之事悉以實聞雖無稽之言勿聽然聞之亦足以戒願陛下過聽而深戒之後二日詔關都督府必彊此奏行下在甲寅今附面對之日

癸丑故奉議郎贈直祕閣謚忠襄楊邦乂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乂忠節顯著宜極褒崇上曰邦乂忠烈如此顏眞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爲忠義之勸故有是命　詔臨安府寄留諸軍家屬已命赴行在沿路毋得一毫擾民犯者許越訴管押官重寘於法

甲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言先奉詔編次元符以來詔旨今史館注修日厤恐此書非私家可爲乞住罷詔藻接續編類

丙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曩者金豫相挺連年寇蜀吳玠據險得利全蜀賴之玠之功績不可誣也然蜀地狹民貧山險道隘紹興四年秋陸運始行役夫飢餓疾病相仍斃於道者三之一蜀民至今痛之自後歲頃不登斗米二千死者枕藉去年冬是役復興更名支移計其所運一石民間費七十千逃亡死損又未論也有爲救蜀之說者曰省冗官節浮費裁損軍中請給亦庶幾矣夫冗官浮費固當節省而

軍中請給。易搖軍心。未易輕議。臣觀蜀中之弊。患在糧運不繼。而折支太優。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之失。冬阻淺澁之患。終歲水運。終不能給。是以時起陸運之役。兼軍前將佐俸給優厚。類皆正色。米斛價高。銀絹價平。既闕正米。不免折支。每以低價銀絹。估折高價之米。所以歲費浩大。錢糧兩不給也。若遣官委曲諭玠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關外防捉合用軍馬數目外。其餘將兵。移屯內郡。歇泊就糧。且以二萬人爲率。兼選仁厚牧守。分治梁、洋兩郡。招集流散。二年之後。耕鑿就緒。可贍戍卒萬人。歲又省蜀中二十萬斛之運。誠如此行。於吳玠軍中無損。於全蜀生靈稍寬。保蜀善道之策。無易於此。伏惟陛下財察。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祕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轉對。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病。至如職事官轉對。既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爲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熟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十千。後以其緩。起兩川夫十數萬人陸運。每石費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

戊午。遣內侍往淮西撫問張浚。仍賜銀合茶藥。是月。僞齊有梟鳴於後苑。又有鳥數千。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劉豫不樂。命立賞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

【紹興七年】五月（按）是月壬辰朔甲子。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臨安、建康。均爲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絕。本府所得。僅支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闕於供億。以速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例。參酌應副。詔與權免分撥二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刼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用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王德爲淮西大將。日厤全不書。據張浚行狀。以爲浚在廬州時秦檜等所除。而日厤於此日載上論淮西事。在主將得人。則必是此日議差除。然不見除目。六月九日王德奏淮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左護軍都統制。乞追還成命。不允。六月九日已亥。去此月乙丑。凡二十五日。德此時在淮西。不應被受如此之遲。日厤五月二十三日甲申。後殿進呈臣浚等奏事。上方議諸軍置副。二十八日己丑。照殿前司等並許差都副統制。以前後指揮參攷之。則德除命必在乙丑巳後。癸未巳前。但未知的在何日耳。今因上語附見。當求他書繫其本日。鄭克撰呂祉行狀。乃稱七月除王德都統制。益誤矣。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千。隸家赴行在。專充扈衞。益言已遣統押官顏漸部兵千一百人出峽。故命趣之。元降指揮未見。日厤紹興五年十二月七日乙巳檢會。今年十二月四日已降指揮。顏漸下軍兵使臣民兵義兵敎用等。並撥隸步軍司。顏漸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此時席益方去湖南。當時漸不之潭州。而從益入蜀也。此事已附其年十二月庚子。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時以山賊周十隆等未息。命江西統制官李貴往討之。左司諫陳公輔言。虔民素號凶惡。方承平時。亦自歲往廣南。刼取財物。率以爲常。自國家多事。乘此擾攘。徒黨愈熾。然此弊亦起於朝廷容忍太過。凡有盜賊。盡是招降。所謂渠魁者。例皆不誅。且寵之以官。此豈足以奪姦雄之氣。又況虔賊實非他處之比。若不痛加誅殺。未必肯止。但令向前破蕩。早見撲滅。不可更議招降。必謂弄兵潢池。皆吾赤子。不欲多殺。亦當誅其首領。而脅從者量與釋放。庶使頑民知懼。不敢復肆凶惡。而盜賊可息。故有是旨。

戊辰。金部員外郎宋棐請詔中外臣寮。採訪勇力權略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棐、莆田人也。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奏修練湖。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運河涸而漕舟艱。子諲命屬官李澗攷唐韋損、劉晏故事。建言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今冬可畢。從之。澗、江寧人也。

庚午。侍御史周祕入對。言。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敗者、皆以其意異。唯將帥諧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練師。頻

勝以積威。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得已者矣。然上下之欲。不可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心膂之臣。豈無所見。苟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言不敢盡。有怯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故爲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強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否。或於廟謨有所未諭。則姑與之往復問難。俾其胸中曉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後遣之。庶幾上下同欲。不至於敗。仰副陛下孜孜治兵之意。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王、武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靈、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併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熒惑以立夏。其禮與文宣王皆如咸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海、鎮用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靈以季春之巳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積厚又言。太常定謚。率以行狀銘誌爲憑。多不得實。又僥倖寵靈之人。類戒子孫毋請謚。故惡謚不行。望自今臣僚陳乞遺恩。卽命太常移史官。采其始終定謚。從之。上以積厚論事可採。遂以爲尚書比部員外郎。積厚除比部在乙亥。今併降旨除郎之日。直祕閣都督府書寫機密文字計有功陞直徽猷閣。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時張浚在廬州。遣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鑒。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爲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爲作也。上首肯之。有功以母老求去。乃有是命。浚引親嫌力辭。疏累上。詔仍舊職。有功仍舊職在六月

癸巳、癸酉。起居郎樓炤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曰。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屢闢未廣。今縱未能使甲士從田。於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可之有。二曰。鑄錢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繼。鼓鑄日稀。謂宜廢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卽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似亦爲便。三曰。蕃舶不至。蓋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夷之信。明賞以激勸。立法以關防。則所入必豐羨。四曰。常平之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今諸道間有豐凶之不齊。宜擇人使之兼總數路。以通其州縣豐凶盈虛而斡旋之。庶有贏貲以給軍用。詔戶部侍郎梁汝嘉、王俁條具約確利害申省。後不果行。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攷校者患不能兼通。陞黜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攷官。從之。

丁丑。左朝請郎何鑄主管台州崇道觀。鑄初以選爲諸王宮教授。需次兩省。至是乞祠也。

戊寅。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從儀詔書奬諭。以張浚言。玠命俊等部兵修築梁、洋廢堰就緒也。上因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當日撫綏之過於子弟。

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仍命利路監司候成熟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頃畝所增租稅覆實以聞將俊與從儀並加旌賞以爲忠勞之勸從之世將所奏在是月甲申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定間因古商丘作爲壇兆以閟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陷賊境望詔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用酒脯六月壬辰討論將上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左朝散大夫新知廣德軍王擇仁左朝奉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右朝請大夫新知江州趙伯瓊等八人皆罷公揆言擇仁頃在河東之幕欲奪官長之權自擁潰卒殘金破商刼盜居民無所不至彥詩乃王時雍愛壻今自京官二年而爲正郎以至典司祠曹機宜都督府極其要選不知朝廷何以愛其材獨不念圍城之事乎伯瓊素無才行昨奉苗劉薦爲郎官衆所鄙棄故並罷存此以見王擇仁金商間事及伯瓊明受除郎因依當各付本年削此段

壬午知舒州周方文遷一官再任以宰臣張浚言其治郡有方也時浚自淮西還行在留參謀軍事兵部

尙書呂祉居廬州以護諸將始浚往視師參知政事張守遺書戒以毋輕改軍政浚不從　賜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奬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先是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去年八月丙午降旨既而迨言本司案牘簿籍並皆不全紹興四年所收錢物計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千萬餘緡皆以宣撫司攢剩錢及次年所收登帶通那應副六年未見收數支計三千二百七十六萬餘緡今年所收計三千六百六十七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紹興五年鹽酒息錢最增然以支數增多終是應副不足是致六年大段窘迫頓增起之數後來已難繼侵用過之數後來又難補逐月拖欠大軍折估及梓夔路糴本水腳計司坐此取怒大將實非其罪也然今來七年帳內收數係是額管約收之數遞年有虧無增其支數係是按例實支之數遞年有添無減若將來取數稍虧支數稍添則不待來年便有闕少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支遣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成都運司及大使各半見今泛料太多引價減落本司緣此不增添印去秋晝旨上供及該稅不盡諸窠名錢並許拘收通融應副除封樁禁軍闕額等錢五項折計錢引七十萬道已指數科撥外細數見去年九月庚辰見準戶部符催督總制司錢大使司拘收提刑司常平司錢物充稱提錢並與本司通融取撥指揮相妨既不敢添印錢

引又別無窠名錢物可以補足所闕錢計宣府司但責應辦大使司乃責以蠲減勢相矛盾尤難措置卽今歲計見憂不足設若將來緩急調發歲計之外別有支費委是無從辦集切慮必致誤事兼歲收錢物因有上供進奉士貢三路綱坑冶課利等窠名錢物共計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舊額所管歲入之數其勸諭激賞增敷役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米腳錢秋稅上出納地理腳錢鹽酒增息錢等課名錢物共計錢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所增歲入之數今比舊額已增過倍取於民者可謂重矣若計司不卽更增賦斂民力困竭事有難測此亦朝廷所當深慮矣臣嘗竊讀劉晏傳見史臣稱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繒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區區一隅之地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劉晏所榷之數多矣幷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於大軍歲計闕一百六十一萬彼以一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然則拖欠折估糴本水腳之類豈計司之罪乎議者皆謂軍中支費冗濫臣初亦疑之近因檢察乃得其實且如折估錢一項每年計錢引一千三百一十七萬以上件折估錢十貫折米一百石爲率約計米一百六十八萬今每年應副正色米九十七萬七十九萬係水運入萬石係就納九萬九千石係就糴通估錢所折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本司不見得宣撫司卽今官兵實數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諸頭項官兵共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其折估錢不止是官兵坐倉折估灼然無疑據諸處糧審院供到折估錢名色除

官兵各有身分料錢已係隨折估錢過勘外官員有驛料折估錢廚料祿粟米贍家錢供給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軍兵有坐倉折估錢擔揹又貼射錢添支食錢鹽米紙筆錢草估錢共十四項但緣官員有驛料折估軍兵有坐倉折估故特以折估錢總之又有諸帥諸將公使錢人吏作匠請給錢並係於按月折估錢內應副是致此一項已用劉晏歲入之數應副不足此議者所以謂其支費泛濫也又諸頭項官兵數內官員一萬七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宣撫司上項官員數內有入隊有不入隊兩等近據閩州本司僉廳具到閩州屯駐官兵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人其官員內有不入隊使臣三百三十人軍兵內有不入隊敢勇效用義兵弓箭手共五千八百七十八人訪聞不入隊人數除輜重大頭合破數目不多外餘盡是繫名冗占之人所有諸州屯駐官兵去處本司近備坐牘具旁通朝廷累行會問並不報應未見的確不入隊人數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去年宣撫司屢以拖欠軍兵折估錢聞之朝廷趙開亦緣此而罷然臣契勘本司去年應副折估錢逐月差官剗刷但緣萬數浩瀚不能如期起發了足若宣撫司將撥到錢先支軍兵次支使臣後支將官雖有拖欠必不闕事蓋自將官以上每月請俸大段優厚故也然欲脅持計司則須以拖欠軍兵坐倉折估爲辭此乃宣撫司屬官爲主將所畫之策朝廷不可不知也臣近到軍前經由綿劍利州大安軍興州皆屬屯駐軍馬去處間有軍兵陳訴拖欠折估錢至於衣賜則所在皆有支散不盡數目糧食亦有探支過一兩月或一兩旬者足見軍前衣糧寬剩也然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

除減。但旦夕憂懼歲計不足。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於折估錢。猶未爲甚。其所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緣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般戶獨受其弊。或稍急。則稅戶皆被其害。紹興四年六年。兩次支移陸運至軍前。次損人夫甚多。勞費猶不足道也。欲省漕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洋州守臣修築堤堰。特旨獎諭。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會問屯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陝西路屯田頃畝共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七十九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上。今年耕種既徧。又有增墾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田盡係膏腴。且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石爲率。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椿充自來不係水運應副去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近體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陝西路岷州夏麥大熟。皆可就糴。除興元府、洋州已委利路轉運副使句光祖措置就糴五十萬石外。岷州、緣宣撫司屬官異議。措置未得。若屬官肯於岷州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副閬、利州以東歲計米五十八萬石。願得此三項歲計足矣。可以盡數蠲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卹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朝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而猶不足。雖晏復生。亦不能辦。況如臣者。豈敢望晏之萬一。能保其不敗事誅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州生靈。休戚所繫。朝廷所宜動念也。裁節冗濫。措置糴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今輒復陳本末。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

默事。苟避譴訶。伏望聖慈特賜眷察。迨此疏關全蜀大計。故止削去錢物奇零數目。外並全載之。不得其本月日。且因獎諭詔書附見奏中言累準朝旨不許添印泛料。又言近因梁洋守臣修築堤堰特降獎諭。又言裁節冗濫。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梁洋獎諭事。已見此月十七日戊寅。不許添印泛料指揮。在此月二十八日己丑。以事攷之。迨此奏必在今年六月以後。未被受今此獎諭詔書之前。當求他書。攷其本日。

癸未。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王公亮知閤門事。

甲申。張浚奏江南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上曰。昨內殿引愿入對。問軍中教閱曲折。因使告俊。每隊五十當增旗頭一人。常養之以待用。每遇出戰。旗以簸揚而壞。泊收軍而退。或無以寓三軍之目。於是植所增之旗。則衆無惑矣。時上方議諸軍置副。浚奏曰。此亦旗頭之副。上以爲然。先是浚自淮西歸。以除王德爲不便。奏論之。左護一軍。皆故羣盜驕悍自恣。而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鄜瓊素與德不叶。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瓊聞德爲帥。不自安。乃以瓊爲副都統制。瓊除左護軍副都統。不見本日。張浚行狀云。秦檜等奏以王德爲統制。即軍中取鄜瓊副之。公俱以爲不然。奏論之。（按）日曆所書議諸軍置副。在浚還朝之後。則二人非並除也。殿前司等處置副統制指揮。在後五日己丑。或可移附彼日。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宮御史各一員。慮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右朝散大夫呂錫山依舊知果州。錫山、大忠子也。大忠、大防兄。紹聖寶文閣直學士。寓居於蜀。上召之。錫山辭不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董弅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初命學士院策試行在所及行宮樞密院都督府效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

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鄭諶卒。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寮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幷案者。必罰毋赦。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親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渙乞令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丙戌。右宣教郎知劍州梓潼縣侯臨今再任。以士民舉其政績也。

丁亥。中書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卽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戊子。詔皇太后三代特封贈一次。姪誠忠郎謙、訊各進七官。爲閤門宣贊舍人。以后初正尊號故也。　左從政郎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王湛特改合入官。以薦對也。湛已見去年十月辛酉。

己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持一己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愼。浚曰。敢不恭承聖訓。自趙鼎去位。有言神宗實錄改舊史非是者。故浚奏及之。日厤已丑後殿進呈。臣浚奏史館事云云。其上又必須別有言語。餘見六月末并注。

名徽宗皇帝神御殿曰承元。時未有殿而禮官

言。明堂前一日太廟朝饗。當用原廟殿名爲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撰定焉。此乃黃積厚爲博士時所請。詔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日厤不載中前二軍當改。中書言。四川錢引近來印數多。慮害成法。詔禁止。令置制大使司覺察。如違重寘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爲二百五十一萬餘緡。至是通行三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焉。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焞猶不至。熊克小厤略載此事於今年正月末。又云浚顯言其拒僞之節。焞乃就職。益誤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焞以九月上旬方及國門。至此已百餘日。況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趣令供職。是時浚得罪已久。非因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

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僞齊陷隨州。劉豫以進士張浚爲僞皇子府準備差使。浚、景州人。初見建炎四年春末。

六月辛卯朔。改謚惠恭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其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豫用爲戶部員外郎。

癸巳。祕書少監蘇符言。史館見重修哲宗皇帝實錄、元祐政事。屢致紛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參預。望改除一閑慢奏遣。三省勘會。元豐、紹興指揮。係令祕書省長貳通修。日厤。詔劉與符照會。　左司監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符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句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日厤。六月己酉。後殿進呈陳公輔劉子。比緣奏對興復之策云云。按公輔此月戊申進對。劉子卽其日所上。則得上語。乃癸巳面對之日也。故附於此。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奏稟事。許非時上殿。　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奐罷。以樞密使秦檜引親嫌有請也。　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馬軍司公事蘭整罷軍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墜馬有傷故也。命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瑊奉表起居。因統所選衞兵赴行在。上引對。及還。賜益詔書獎諭。又賚以銀合茶藥毬文帶象簡。子瑊、燕懿王後東平侯令鑑子也。賜益詔書等。以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直徽猷閣淮東轉運判官蔣璨、直祕閣淮西轉運判官韓璡、直祕閣江東轉運副

使俞俟、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温竝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提領官樊賓、王弗俟結局還行在。先是議者數陳營田之害。上命樞密院計議官李棠按視。頗如議者所云。中書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但路分闊遠。難以周徧。若不專委帥漕。就近措置。深慮卒無增廣。卻致廢弛成法。故有是旨。三省又言。恐州縣觀望。乞命帥漕察其稽違與增廣者而賞罰之。從之。後旨在是月壬寅。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攷。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祕書著作郎何掄面對。乞刊正新錄訛謬。前三日。命掄兼史館校勘。是月癸巳。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輔臣進呈。上曰。史官公心去取。方可以垂信萬世。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曰。神宗一朝史。至今紛紛未定。此蓋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爲報復之資。故久而未就。但能公心實錄。庶可傳信。趙鼎行實云。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二史。是非欠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又鼎事實。稱御筆乃宰相擬定。見今年七月戊寅并注。

戊戌。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劉錡兼都督府諮議軍事。錡時以所部戍廬州故也。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大樾赴行在。大樾、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倣唐制爲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幙中候驗。因爲木式以獻。席益爲上之。乃詔大樾併齎所藏天文祕書赴行在。

己亥。德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韋淵爲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詔徽猷閣待制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右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倉部郎中兼權大理少卿薛仁輔言。比年以來。法官寖闕。斷刑官十四員。而應格者無三數人。試刑法官恩例增重。而每年中選者無一二人。加以數歲。恐遂曠官。望詔有司討論祖宗設法科之制。於京西、荆湖、淮南、江西每路。量立明法科解額。以收遺才。詔刑部條具申省。

甲辰。武功大夫鳳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軍統領吉俊降三官。俊所部修武郎輔於私役軍士。俊杖之死。主帥楊沂中劾於朝。故有是命。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薨於位。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爲左銀青光祿大夫。卽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謚忠敏。詔宣撫司屬官自今毋得選羌人。

丙午。攝太尉張浚率羣臣爲大行太上皇帝請謚於南郊。先是江端友爲禮官。建議攝太尉名實不正。乞改用三公奉册。至是浚復攝是官。失之也。既而浚亦以爲疑。乃命禮官討論其事。後遂改爲攝太傅。七月壬戌降旨。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

子然后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附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祉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於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直寢不行瓊等又訟於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宮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祉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右司諫王縉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祉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此以趙姓之遺史熊克小厤詹至王縉墓誌張燾行述參修小厤稱瓊等列狀都督府以訟王德之過而張浚行狀稱訴於御史臺今從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酈瓊狀王德之罪於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具言諸將驕暴恐別生患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熊克小厤云德亦訟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德申薛死事狀猶繫左護軍都統制銜與克所云不同今且云隸都督府庶不差互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糴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右承議郎直祕閣新提舉荆湖兩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叔獻貶秩一等坐前爲江西提刑不覈實殘破州郡逃亡人戶糴減上供錢雖該恩免特責也。此未知與五年三月丁丑叔獻申江州隱匿上供事有無相關當攷。

己酉。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儴開府儀同三司。士儴嘗因對。勸上留意卹民。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樁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諭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曰。陛下聖志固定。人誰敢違。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宇文士及。朕以爲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不疑。陳與義曰。古人謂去佞如拔山。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顯恭皇后謚册文。吏部尚書孫近、兵部尚書呂祉纂三謚寶。詔顯肅皇后外家有服親各遷官有差。左宣教郎田如鼇主管亳州明道宮。理作目陳。如鼇爲御史。坐上疏詆張絢等斥去。及是復之。

辛亥。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張棣守著作郎。左朝奉郎李良臣爲校書郎。良臣已見紹興三年六月。良臣自蜀召歸。上召見而有是命。賜龍圖閣直學士汪藻銀合茶藥。以其纂緝詔旨之勞也。

壬子。左通直郎林安宅主管西外敦忠院。安宅舊爲宣諭官朱異所薦。至是始命之。安宅初見三年七月甲寅。左朝奉

郎四川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再入對言四川財賦自茶鹽榷酤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之求者經營措置固已曲盡在今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爾望明詔主兵者念民力之已殫應泛濫不急之費當自有以蠲減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煩大軍經費之須務求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皆能贍軍卹民同濟國事詔川陝宣撫使吳玠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後五日擢子琇提舉荊湖置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時川陝贍軍錢闕迨遣官屬分行三路召三等井戶量增貼納錢上等每百斤增千錢中等七百錢下等三百錢自是爲例而子琇未知也子琇奏下在是月丙辰除命在丁巳今因引對遂書之李迨增貼納錢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附子琇奏疏之後熊克小厤云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云云蓋不詳其本末也

丙辰尚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爲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上曰荊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爲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荊南頗有治行元係雜學士猶未復舊職上曰可還舊職使悉心府事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閬中人浚在閬州引爲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至是自知彭州召入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郎左司諫陳公輔權尚書禮部侍郎降授左朝散郎致仕王次翁令再仕秦檜之再召也道由婺州時

次翁居於婺與檜遇至是起居郎樓炤爲檜言次翁甚貧兵部尚書呂祉等奏次翁天資孝友履行清修年未六十浩然求退召置朝列必有可觀故有是命次翁去年四月方除湖南大制司參議官不知何時致仕熊克小曆云樓炤爲秦檜言呂頤浩次翁鄰人也頤浩再相而次翁因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按紹興三年秋頤浩在相位次翁自廣西漕召還會頤浩免相次翁亦乞祠而去比頤浩再起又以上疏辟之與克所云全不同當攷又次翁此秋雖落致仕族又得祠明年三月方除兵部郎官克不詳攷耳

丁巳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引疾乞奉祠張浚等皆言近之賢宜留朝廷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爲自此當有災故亟求去位上曰此安足深信陰陽技術惟卜筮最爲近古古人精於術數故無毫髮差今人能如是乎君相造命固不當言命況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也

己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兼侍講詔回易庫撥隸都督府權戶部侍郎王俁仍舊總領其事務苛細者皆除之

是夏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華地避暑太師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亶不從斬慶裔於會寧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至此蓋慶裔常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留守宗雋與溫訊善匿其斷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宗維之黨金中雜書云烏奇邁卽位十年儲位久虛呢瑪哈利於幼主易制陰謀立阿古達之孫而慮烏奇邁將以子爲嗣乃創建三省首除烏奇邁之子爲尚書令阿古達次子固倫貝勒錄尚書事呢瑪哈陽尊二人而處身於下左揆立二太子之子爲皇太子丙辰年烏奇邁死皇太子卽位尼瑪哈陰謀既成後以烏奇邁之子尚書令者封宋王阿古達

文子錄尚書事者封秦王置兩人於閤散尼瑪哈遷太傅領三省事拜都元帥內外之政皆出於已金主十二年少守虛位而已秦宋二王方悟尼瑪哈之術丁巳春因晉聚會所謂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擲於尼瑪哈前歷吐胸中積憤尼瑪哈深銜沮毀包羞忍辱亟歸私第感疾不起以是年十月二十一日死國政復歸於秦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　宗嶽太祖昱第六子博勒郭也。
宗嶽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黜左揆固新右轄蕭慶爲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廢罷。
宗嶽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蕃漢間心然時有酒過及除東京留守金主亶敕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酒杯獻者即命敲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辛酉朔。直祕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與宮觀。理作、口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章傑爲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傑初以家世坐斥。至是復起。左文林郎成都府成都縣尉羅萬改京官。堂除大邑。萬以薦對而有是命。十二月丁卯。改監進奏院。

癸亥。光山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錢愐爲樞密副使都承旨。右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孫佑奪職降二官。坐守虔州不捕盜。且奏事失實也。佑聞張燾來代己。乃引病乞宮觀。故責之。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使處置使司參議官韓球陞參謀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甲子。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高閌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宜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以上兵柄是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者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漕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

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爲臺官。而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宗正丞譚知柔奏宗室訓名。睦親宅、希字下連必字。廣親宅、夫字下連時字。親賢宅、居字下連多字。棣華宅、卿字下連茂字。並從之　直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提點本司營田　詔紹興府聽讀進士耿鍔放還本貫　都督府請諸軍有面刺大字及燒炙之人。不許入皇城門。從之。時西北忠義人多有刺面爲殺敵報國等字。故申明焉。

乙丑。直龍圖閣知虔州張嶷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嶷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嶷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爲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爲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爲王佐。蓋唯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爲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爲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爲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中興聖政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君爲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失爲諱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悔過而能自反者。纔千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爲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

他日復召用。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知建州，以其母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修武郎閤門祗候何蘚添差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

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乃以本軍事務官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事，參議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政未久，汝輩乃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刺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此段熊克小歷繫之於今年四月丁未已前，蓋誤。是時張宗元未權宣判，今移附此。又薛弼今年三月已除襄陽，今稍修潤其文，令不牴牾。

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此段並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但日歷所載降旨參佐將校敦請，乃去年四月事，今年今不見指揮，且繫此，更當求他書參攷。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此亦據徐夢莘所記修入。據林泉野記、中興遺史、岳侯傳皆稱上詔飛赴行在，諭遣還軍，而日歷全無之。（按）此月戊辰，上宜諭輔臣有云：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云，則飛嘗入朝審矣。據陳公輔四月間所奏，亦云陛下且當與飛反復詰難，又云：俟張浚自淮西歸，當明著劉光世之罪，以警諸將，以事攻之，則詔飛赴行在，當在張浚未往淮西之前，飛還武昌，浚既回建康之後，但未見本日耳。今因王敏求奏事，遂併書之，當求他書參攷。上慰遣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

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中興聖政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將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貲之恩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駕馭英雄之術當然也高宗亦嘗自言朕拊楊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聲則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承命皇恐至於岳飛奏陳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胸腹略無留難飛深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太祖下若乃濫賞以褻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爲用難哉至是遣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忿忿之意矣左司員外郎李彌遜言臣聞善爲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成禍亂至於五代益甚藝祖躬覩其弊故削州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時強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寖隳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於今日曾未少革帥守但具空名兵寡民貧城池隳敝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爲備守之計則羣議而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不肖者則奉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臣愚願愼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方面上寬顧憂下銷姦宄以效臂指之用詔樞密院措置自祖宗世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文臣爲經略使領大兵武臣爲總

兵號將官受節制熙豐後始置武帥論者非之自渡江以來沿邊之兵盡歸諸大將帥臣反出其下故彌遜有是言然至今不能改也

戊辰起居郎樓炤言竊見國家暴兵露師之日久有財匱之憂近者妄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計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竊攷唐故事宰相領鹽鐵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戶部或兼度支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戶部兼領諸路漕權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覩之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復疑伏望聖慈下臣之說詔大臣講究之詔三省相度措置（是月戊子施行）炤又請令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已試之狀保任以聞朝廷籍記姓名遇闕除授後有不如所舉則正繆舉之罪詔如所奏仍令中書門下省置籍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得軍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閤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檜德有聲今與同列徐攷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

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監察御史李誼守右正言徽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辯誣三卷。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邢恕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爲國。幾分爲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熊克小歷。稱都督府幹辦官邵溥進其父所著辯誣。蓋誤。其實溥權川陝宣副時。被旨繕寫。今始付出耳。提舉修內司王鑑特降一官。時以金陵宮室未備。置修內司主其役。而命鑑領之。鑑請聖祖殿基爲私第。部曲多占民居。又遣使臣儲毅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城、蕪湖者。號曰御莊。因冒占腴田。大爲姦利。會有訴者。按驗得實。上命籍其田。降毅官。中書舍人張燾曰。此與宣和間李彥西城所何異。毅不足道。鑑實使之。卽奏鑑以內侍出入宮禁。乃敢公然遣人假託御前。經營莊產。並在宣城、蕪湖。去行朝特一水耳。無所忌憚。一至如此。不加竄逐。何以示懲。疏入。毅坐停官。而鑑有是命。併御莊罷之。

癸酉。左承議郎施鉅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甲戌。直龍圖閣知宣州趙不羣充祕閣修撰。知廬州。

丙子。右金吾衞大將軍提舉台州崇道觀陳仲堅復爲夔州觀察使。仲堅、開封人。欽慈后兄子也。靖康中。例換環衞。至是特復之。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薨。以上在諒闇。用故事不舉哀成服。輟視朝三日。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追封儀王。謚恭孝。仲湜酷好珊瑚。飲食起居。不忘把玩。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墜地則何如。曰。墜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不忍也。

仲湜無以對。

戊寅。祕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嵲面對。先是有詔刊修神宗新錄訛謬。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胡珵見右僕射張浚。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非本意。既而嵲對罷。申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沖、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爲是。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珵再辭史職。從之。趙鼎事實云。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此事。曰。似是修訛錯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卿自可見。鼎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嵲小人也。乃敢爾耶。上嚴甚。謂鼎曰。嵲所記不得存留。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爲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歷。當論史館除去之。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按今日歷已無此聖語。故知鼎遺事可信也。李彌正辭校勘。日歷不書。但於十月壬寅。書二人可依舊校勘。今因嵲面對附此。熊克小歷云。李彌正、高閌辭史職。恐誤。（按）紹興八年十一月丙寅。彌遜、閎罷。郎官章疏云。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爲不易逢之機。閌以前日之舉爲不得已之事。則知刊修之際。閌未嘗辭史職也。審矣。

左朝散郎王勳提舉廣南市舶。勳知長興縣。有薦其治狀者。上召對而有是命。

己卯。上諭張浚曰。昨夕有雲物。意遂作雨。而夜深乃散。卿等更求可以感召和氣事。悉意爲之。浚曰。敢不恭承聖訓。右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陳正同罷。用銓量詔書也。初命郎官已上免銓量。正同嘗除尚書郎。以資淺而罷。乃自言在於久例亦同經歷。言者以爲不可以一人之私。遂廢天下公法。故卒罷焉。

左迪功郎嘉州司戶參軍趙雍特改左承奉郎。雍、臨邛人。以薦對而有是命。萊州防禦使權主管行宮步軍司兼殿前馬軍司公事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以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代之。及是奏

至。上不欲以戚里管軍。乃詔淵見任使相。難以差權。令頤浩別選將。順尋卒。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休應。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爲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右承議郎通判閬州王利用行國子監丞。左朝奉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王弗貶秩二等。坐措置營田違戾也。言者又奏弗體究誕謾。遂罷去。日歷無此。今以閏十月二十八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是日。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卒。高慶裔既誅。宗維恚悶。絕食縱飲。至是死。年五十八。范仲熊北記云。呢喁哈庚申生。權太原少尹烏陵噶思謀自戍所來奔喪。金主亶以思謀爲福州觀察使。去權字。徐夢莘北盟會編有呢瑪哈獄中所上書及金人誅呢瑪哈詔其文鄙陋他書無其事今不取。

壬午。右宣教郎直徽猷閣張滉特賜進士出身。與郡。滉奉其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燾言。自宣政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首革前弊。滉首蒙賜第。何以塞公議。上以浚有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祕書省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以科第。不爲過也。乃書黃行下。後旬日。滉引嫌復辭。尋除知鎮江府。滉乞免賜出身在此月己丑。

癸未。手詔中外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早故也。宰相張浚、樞密院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

黜詔曰亢陽未雨憂心如熏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左宣教郎簡州州學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勳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爲萬世計外則創平僭僞爲一統計十有六年而天下泰定非但藝祖聰明神武亦維冠劍大臣憑藉威福之至此也今陛下中興將相豫附保國備寇忠勤篤至然而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僭僞則創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上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藝祖不同故耶因條上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勳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田淮甸以傾全齊其論國統略曰往者宗社不幸明受之變皇太子居襁褓中爲賊所汚不克正位今既九年而皇嗣未育陛下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宮中矣此誠社稷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係天下望乖謹重之議開覬覦之端藝祖櫛風沐雨以開洪業挈天下之重不以私其子顧授之太宗仁宗在位四十有二年而國統不絕者如綫亦取宗親於濮邸而立之是爲英宗今陛下卽位之日不爲不多建儲之計不爲不急以爲皇嗣未育不可遽議乎則祖宗故事可攷而知也以爲兵戈未戢不可遽立乎則漢高帝嘗立太子於關中而身在兵間也以爲儲貳體大非疏屬可定乎則後周太祖嘗以異姓之親尹京邑而付大統也今宗親之賢既足以仰承聖意而日復一日未留睿斷臣愚以爲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朝浸暮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厥今

天下亦多變矣是在他日必得長君然後可辦非赤子可得而臥治也大江以北亦多寇矣是在他日必得賢明非母后可得而制政也夫求成不諱敗圖存不諱亡況宗親之賢越自支庶陛下取而歷試之典冊所加以上公矣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天祐聖祚陛下則百斯男抑未可知然而宗親之賢臣竊念之非藝祖之昭則太宗之穆也陛下勿謂昭之爲遠穆之爲近藝祖應天順人除五代之暴用永清於四海陛下嗣景命於祖宗擇其後何遠近之有陛下使之出居東宮就師傅則敵國必不敢輕繼體之幼弱姦佞必不敢幸廢立之非福國以之安而家以之全此萬世之業也源臨邛人舊游太學有聲雖爲小官聚族百口而養之然亦尚氣好罵故仕不達而卒。源所上書不得其月日因求言附見。

甲申。蠲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乙酉。權戶部侍郎王俁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本府踏逐如所請。進士蕭建功特補將仕郎。建功、新淦人。通經史。陳瓘、李樸皆器重之。隱居江濱。士大夫乘舟上下者必禮於其廬。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薦於朝。召試中書而有是命。

丙戌。宣州觀察使董旻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填創置闕。仍兼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提舉一行

事務.

丁亥.左奉議郎新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李公樗爲監察御史.詔今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戊子.刑部尚書胡交修言.諸州縣奏勘公事.稽滯甚多.乞責罰.上曰.大抵刑獄須當從寬.乃命本部開具稽滯九甚三五處.申省取旨.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宣州.尚書省言.州縣財賦.率多妄用.亦或失取.緣此上供虧欠.漕計不足.詔戶部逐時輪那長貳一員.出外巡按其奉行詔令違戾等事.按劾以聞.州縣財賦利病.並攷究以實措置.使各條具聞奏.餘聽一面行訖具申朝廷.合行事依本等奉使格法.初用樓炤請也.詔諸路州縣逃亡民戶.未開墾田畝.通限八年輸全稅.初用江西轉運副使逢汝霖請.免五年升科.至是又推於諸路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三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按是月辛卯朔）張浚奏探報僞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五十以下則增之科條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上憂額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賜卹勿令失所以稱朕意癸巳上與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諲上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宜與牽敍張浚奏曰陛下念舊如此實甚盛之德但伯彥無所因而牽敍則必致紛紛恐非徒無益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字爲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上曰俟到九月當復職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秦檜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　中書舍人張燾起居郎樓炤以嘗論駁張滬賜第事不自安皆求去不許言者繼論之乃以燾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後省題名燾以八月除職奉祠而日歷不載今因燾乞去遂書之或可移附乙未日並除兩舍人之后）

乙未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爲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楊

沂中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衞馬軍司公事劉琦爲淮南西路制置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瓊等復訟王德於祉。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詆。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略。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鄭克撰呂祉行狀。稱祉密以利害聞於廟堂。未可易將分軍與諸書全不同。詳具八月戊戌注。

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並爲中書舍人。思誠嘗除舍人。坐其父挺之直陳紹述。爲言者所論。至是張浚復用之。權尚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權湖北京西路宣撫判官張宗元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宗元。乃還。既對。遂有是命。司農少卿樊賓罷知袁州。左朝議郎常明爲祕書省正字。明自西充丞召對策試而后命焉。明以今年六月辛卯降旨就試。按是時校書多不試。而正字有試者。不知何故也。

丙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霍蠡轉一官。用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張宗元奏也。日歷惟此日宗元繫宣判衙。蠡在鄂州。應副岳飛軍錢糧。宗元言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蠡按視。至是蠡言。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券錢六萬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蠡奏不得其日。今因其轉官遂書之。熊克小歷繫之去年八月戊子蠡初

受命時誤矣是時李誼止爲監察御史今年七月方除正言此段或可移付今年十月戊戌蠲入對之日但是時乃淮西兵變后恐不應議裁減更須詳攷

詔知桐城縣魏持、知太湖縣張鼎、知武昌縣唐時俟秩滿並令入對以權湖北宣撫判官張宗元言其政績也先是榷院計議官李寀奉詔行視江、淮營田還言其不便又論持及知泰興縣李愔違法殃民比之諸邑尤甚望細責之張浚不樂寀時監西京中嶽廟而去於是宗元奏持爲政有惠愛淮南諸司亦上愔治狀於朝乃令再任焉注此以見李寀本末寀明年三月自嶽廟除察官未知其罷日今附此此按王弗、樊賓之罷去此不遠必相先後也持明年九月爲張戒所論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左宣教郎爲祕書省校書郎松婺源人以薦者得召見言自昔中興之君惟漢光武可以爲法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爲戒元帝東渡賞刑失中疆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而急於罷兵是以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上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而肅宗猶能克復兩都再造唐室則肅宗爲優然肅宗當明皇西幸既不能扈從以行晚復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恨也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與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愬於上詔川蜀去朝廷甚遠全藉兩司協濟國事今覽益、迨所奏務爲嫌隙必致生事深以爲憂可令學士院賜詔戒諭仍當深體朕意毋得因今旨在告待罪妨廢職事詔四十大邑許通除選人供給依職官例代還甄擢如先詔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爲先謂朕太慈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爲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爲戒也庶學識淺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僞齊尚用本朝軍器上曰祖宗有內軍器庫在謝門幾百門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陳與義因奏頃爲澶淵教官嘗見甲仗甚勝日久不用往往朽敗上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　是日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副都統制鄜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　徐夢莘北盟會編云祉舉趾驕傲不諳軍旅統制官有兩使有正使者橫遏唱喏祉頷應之有伺候終日稱歇息喫食調弄聲樂之類不得見者其下多憤怨按祉此時不將家以行所云謂用聲樂之類恐當求他書參攷惟熊克小歷云說者皆曰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今從之　淮西轉運判官韓璡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趙鼎逸事曰張浚自當國引呂祉等援除兵部尚書復用韓璡爲淮南漕遷嘗倅建康日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嘗爲其屬劉靚所辱嶺此二怨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祉代爲宣撫判官祉爲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璡亦很傲志在復仇故李耆王默光世所厚也志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鄜瓊者光世所招徠之盜也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祉慮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悅軍情瓊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瓊及斬賽軍權吏朱照漏謀於瓊瓊賽懼壑日殺祉舉軍奔僞齊　祉聞瓊等反側奏乞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又遣璡詣建康趣之鄭克作呂祉行述曰公往合肥襲諸將還朝奏事懇切皆寢不報留行朝再決旬上令執政議旨且暫往續有處分復遣中使押賜銀馬犀帶衆笏撫諭甚寵

皆非從官故事蓋示將欲大用也公升陽退語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勢須即往一死固不惜第恐議論不定無益於國家耳與不妻孥相對涕泣如訣別然蓋以事有牙蘗往不保還故也合肥一軍如鄜瓊翟將校軍卒皆故羣盜也居則竊食動則鴟張光世紀律其嚴暴橫殊無畏忌其所憚者惟公德耳十月除王德都統制然瓊翟與德等舊爲等伍者恥受其節制也乃列狀詣都督府數其過而訟之並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直故寢不行瓊等又詣御史臺或語之曰爾輩如此是訟宰相跡甚危矣遂憂懼不自安一旦瓊等二十人橫擾趨庭哀訴於公曰不合極惱朝廷今日未知所告倘書救取某等公令升階慰諭之曰若以公等爲是則大相許然此事何可醫治蓋張丞相但喜人向前耳倘能向前立功雖有大過者彼亦忽略況此小嫌疑乎當力與諸公辯之保無他慮切不可置胸中也詞直意誠衆皆感泣於庭下誠如尚書之言某等誓當效死圖報其事遂定公見德與瓊等輩如冰炭然乃密以利害聞於廟堂且加撫循徐爲措置未可遽易其將驟分其軍尋有旨召王德諸將皆喜謂德之往必有行遣而公所言不妄矣先是嘗薦趙不羣爲淮西帥且乞吳錫一軍廬州駐劄準備緩急又遣轉運判官韓璡詣建康而囑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然有他議則必愈乖煩一子細白知宰相此可見公之慮周也時都督府機宜蓋諒別因職事經過合淝璡乃間公蓋幕歸去曾令說否公曰亦曾屬渠第恐不敢盡達此意復煩開陳曲折諒果不敢盡言璡行至和州以疾作滯留已而諸將聞王德留都督府爲都統制且錫賚極優渥瓊等皆觖望曰我初訟彼罪也今彼既受賞我必有罰首領且不保矣於是始萌叛意時有旨除張浚楊沂中劉錡三人爲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命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日瓊等遂叛按日歷八月八日戊戌有旨韓璡令閤門引見上殿與克所云略同今從之但所言祉事亦多緣飾恐須詳攷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楊沂中遣吳錫先以兵往淮西察其動靜瓊等覺之按此時錫實未至今刪潤修入瓊聞頗有異志統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爲之用衆皆不應猶相視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戍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於祉時將士方不安祉之政師晟乃與瓊及統領官王世忠張全等謀作亂已上並據徐夢莘會編祉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此據趙鼎遺事瓊令人遮祉所遣

置郵。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此據徐夢莘會編。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此據祉行狀。按張浚等以乙未日除宣撫制置至此三日。正當被受所謂分屯。乃瓊等被召之旨也。諒被召不見於諸書。以今月十一日手詔修入。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爲瓊所執。有瓊之黃衣卒者。以刀斫瓊中臂。瓊大呼曰。何敢爾。顧見有執鐵槌者。瓊取以擊卒。斃於堦下。瓊親校已殺景於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友。遂執閤門祇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已上並據徐夢莘所編。其張景以下官職。則以日歷增入。但夢莘以衡有爲邪友。蓋字誤。至州東樓下。祉謂瓊曰。若祉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乃如此負朝廷。此據張宗元所奏。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皆爲所執。此據徐夢莘編。既而釋不羣歸。蓋不羣至官未旬日。無怨憾於軍中故也。此亦據徐夢莘會編。但稱瓊至霍邱縣。殺祉而從不羣歸。則恐誤。按張宗元所申祉以十三日被殺。而日歷八月十二日壬寅。知廬州趙不羣申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霍邱先得歸也。今併附此日。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熊克小歷云。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劉豫。趙鼎事實云。瓊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張戒奏上語云。淮西失精甲四萬。日歷云失三萬人。數皆不同。按光世一軍。王德所部八千人。已還建康。其餘必無此數。趙姓之遺史亦云四萬人。似得其實。今從之。

己亥。吳國長公主言。妾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伏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

使相見今咸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將檢校少保落檢校字詔近除士瘧開府儀同三司係任宗正十年合依故事劄與本位都監自後毋得妄有陳請

庚子中衛大夫秀州刺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第三將魯彥降橫行遙郡七官令本軍自效彥嘗幽軍吏韓全絕其食而死爲韓世忠所按故絀之

辛丑上始淮閫西失師手詔諭酈瓊等曰朕弼撫將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殄寇讎殆將百戰被令入衛於王室蓋念久戍於邊陲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懷反側遂欲散亡倘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或未達於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便既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應廬州屯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並與赦除熊克小歷書壬寅淮西奏至蓋不攷此手詔也

壬寅張浚見上引咎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嘗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爲後圖浚曰去年劉麟賊兵一敗塗地無慮殺數萬人亦復能軍況軍將時有叛亡亦所難免要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黽勉以圖報效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呂

祉者以都督府參議官總其事。祉不閑軍旅措置不厭衆心。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楊沂中制置使。張俊宣撫使。劉光世將郾瓊懼併其衆。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報到中外皇駭。莫知所措。意瓊挾豫衆爲倒戈之計。當軸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往何地避之。與始議移蹕建康。氣勢不同矣。遣中使以銀合茶藥勞賜新淮西宣撫使張俊。且犒修城將士。時俊在盱眙未受命也。

是日。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爲酈瓊所殺。先一日。瓊與其衆擁祉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祉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祉。世元以刃刺祉。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祉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直亦爲所害。世元斬祉首示瓊。瓊標之木末。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制置使楊沂中聞瓊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和勞。苦於是錡復還濠州。

甲辰。御筆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因上問及之。　詔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樓炤充祕閣修撰。知溫州。炤爲言者所劾。力上疏請奉祠。上謂輔臣曰。朕固

深知炤。但言者不已。恐非所以愛惜人才。暨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也。朕於人才。惟恐傷之。彈擊不已。非炤之福。

乙巳。故右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步汝霖特贈右承議郎。官一子。故迪功郎高安縣李珌年特贈右從事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先是劇寇熊清作亂。汝霖等統民兵射士與戰。爲所執。死焉。帥臣李綱上其狀於朝。故有是命。是日。僞齊劉豫得鄜瓊降報。大喜。先是豫聞王師移屯。遣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亶。以我師進臨長淮爲詞。欲併力南寇。金主亶不許。至是潁昌馳報喜旗至。言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及淮西百姓十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牆。增飾仗衞。以待其至。又命僞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接納使。僞皇子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副之。此以僞齊錄及徐夢莘北盟會編參修。熊克小歷云。元英乞師未回。而鄜瓊降豫。僞齊錄云。七月間。人回。探報王師北征。遣韓元英乞師大金。金人不許。今從之。

丙午。左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右觀趙令衿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令衿、令歲弟。靖康初。爲軍器少監。坐言事斥。至是復用之。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德呈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言。舊制。常平錢、義倉米皆有專法。不許支撥。近年以來。州郡急

於軍期。侵借殆盡。朝廷雖有立限撥還指揮。緣在窘乏。終無可還之理。今既張官置吏。自合舉行舊制。務興實利。截止將見在錢穀。及以後所收之數。專一樁管。仍委主管官逐季巡察。如有借兌之數。即劾刷本處係省錢物撥還。申提舉官將撫支官吏按劾。除義倉合備水旱外。其常平錢專充糴本。朝廷亦宜權住支取。並令趁此豐歲。盡數糴米。別倉收貯。不得與漕司米相雜。遇春夏之交。民間貴糴之時。比市價量減錢出糴。如此積三五年。官本既豐。糶糴增廣。則可以低昂百貨。劉晏所謂常操天下贏資以佐軍興者。可復見矣。然後寬留糴本。而取其贏餘以濟緩急之用。如此雖無目前之近利。而有無窮之實效。所謂富國而民受其利者。實在於此。詔戶部看詳申省。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特進一官。仍賜詔獎諭。以招捕惠賊曾竟之勞也。後數日。南夫言。今水陸別無大寇。乞收還便宜指揮。從之。是月癸丑降旨。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之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張守曰。此孔門四科所以文學爲下科也。乃如所奏行下。

己酉。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彌遜爲起居郎。右司員外郎句濤守起居舍人。賜吳玠漢中田二十頃。

辛亥贈故中侍大夫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兵馬都鈐轄喬仲福爲保信軍承宣使故降授武功大夫恩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張景爲光州觀察使故武功大夫果州刺使劉永故武功大夫吉州刺使衡友並爲右武大夫亳州觀察使皆錄淮西之死也璵之叛也將官成忠郎張遇不從率其麾下四十餘人歸壽春詔遷遇一官。熊克小歷以衡友作史衡恐字誤又稱辛亥張遇至建康詔轉一官按日歷上是壽春府申遇未嘗至建康也。

壬子詔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俟淮西轉運判官韓璡至本州日暫赴行在。

癸丑贈呂祉資政殿大學士例外官其家二人加賜銀帛五百匹兩先是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而祉之從校江渙馬師謹言其死狀宗元具以聞故有是命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傷之。吳氏事以張祁廬州百韻詩修入。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奏辭新命上不許繼遣中使往紹興宣押赴行在又以御劄趣行。此以鼎奏議修入日歷並無之。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爲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爲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於是張浚求去位故公輔請對論之左宣教郎金安節召對論士大夫苟且之弊且言編删計議廷評等官多用選人蓋取其才不論資序比乃令改官即罷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爲選人改官之地而已不幾示

人以苟且乎。又言軍興以來。言利者日益衆。然皆瑣碎掊剋。而無益於國之大計。爲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策。以省邊地轉輸。抑奢長儉。簡事惜費。命郡邑守長。禁游惰。招流亡。興瀦澤蓄泄之利。以備水旱。使民敦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咨怨。是爲長久之策。如目前匱乏。不免下取於民。莫若昭然布告。使知所以取之之意。不必避科斂之名。而別爲之法也。如避其名而別立法以取之。則事益多。文書益繁。不唯胥吏得以爲姦。而重困吾民。且示天下以不誠。非所以感人心而孚萬邦也。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贓抵死。祖宗之時。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爲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贓吏不復黥配矣。進士閻夏特補右迪功郎。令引對。夏獻六論。故策試而論之。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先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句龍如淵引天聖、治平諒闇故事爲請。召侍從討論。吏部尚書孫近等言。皇帝臨御天下。發號出令。已踰十年。即與前世嗣君新立。諒闇不言事體不同。所有將來御試貢士。乞用臨軒之制。奏可。是月辛丑行下。未幾。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爲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未宜講。上以爲然。公輔乞罷臨軒。日歷不載。此以公輔奏疏修入。是日。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

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揚威恃勢使上下有暌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鄽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則紀綱何由張輔相何所憚敵人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搖動之情將日生百姓無以慰其愁歎之心衆情無以安其憂懼之意陛下如有區區之心尙欲觀其後效則臣謂浚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爲後來之戒

丙辰左護軍使臣林堅、黃貴並杖脊刺配南海堅等爲鄽瓊持書往僞境順昌府取糧而霍邱縣令執之以獻故也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右僕射張浚罪大略言浚強很自專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謂有不軌跋扈之漸今攷拭錄用復爾募謀失策使數萬之衆一旦叛去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丁巳左宣教郎金安節守監察御史　是日右司諫王縉入對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悍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鄽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韓世忠、張俊入見議移屯故縉言及之

己未刑部尙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尙書左僕射贈太師魏國公謚文定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朝延　三省勘會內有在告及新到行在官未經詳議詔令詳議以聞　八年三月壬寅下詔此事必有故當致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

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乞追還所進職名。不許。弼初除襄陽。未赴而罷。故請之。弼罷襄陽日歷不書。但弼申狀中有云今來寢罷。允合公議。不知何日降旨當攷。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武纠知襄陽府。纠明年九月庚子轉官。未見初除之日。且附此。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祕閣李健知太平州。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殍踣相望。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勸誘振濟。其所存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感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嘆。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暵復爲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裕則民財乏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